

128
2
96

鷄林拾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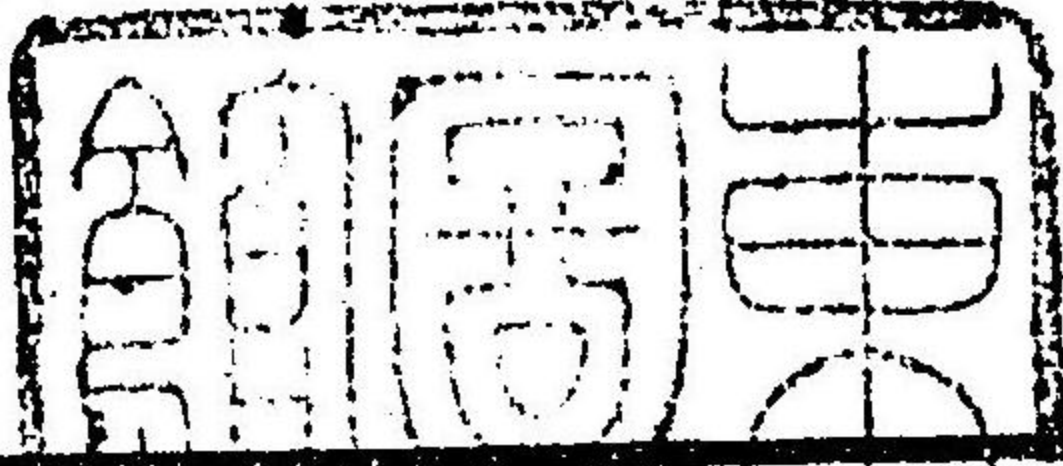
中下

刊我
我自

鷄林拾葉

中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六	四	一	和
冊	號	架	函	書
				門
				類



雜林拾葉卷之四

續日本紀曰天平勝寶二年正月丙辰從四位上背奈王福信守等六人賜高麗朝臣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高麗朝臣高勾麗王好台七世孫延興王之後也

四年正月癸卯以正七位下山口忌寸人麻呂為遣新羅使

閏三月己巳太宰府奏新羅王子韓阿淦金泰廉貢調使大使金暄及送王子使金弼言等七

百餘人乘船七艘來泊乙亥遣使於大內山科惠我直山等陵以告新羅王子來朝之狀

六月己丑新羅王子金泰廉等拜朝并貢調因奏曰新羅國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廷新羅國

者始自遠朝世々不絕舟楫並運來奉國家今欲國王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無主國

政絕亂是以遣王子韓阿淦泰廉代王為首率使下三百七十餘人入朝兼令貢種々御調謹

以申聞詔報曰新羅國始自遠朝世々不絕供奉國家今復遣王子泰廉入朝兼貢御調王之

勤誠朕有嘉焉自今長遠當加撫存泰廉又奏言普天之下無匪王土率土之濱無匪王臣泰

廉幸逢聖世來朝供奉不勝歡慶私曰自所備國土微物謹以奉進詔報泰廉所奉之內壬辰

饗新羅使於朝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廷者始自氣長足媛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於今為我

蕃屏而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言行怠慢闕失恒禮由欲遣使問罪之間今彼王軒英改悔前

過冀親來庭而為顧國政因遣王子泰廉等代而入朝兼貢御調朕所以嘉歡勸款進位賜物

也又詔自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遺餘人入朝必須令齎表文丁酉泰廉等就大安寺東大寺禮佛

七月戊辰泰廉等還在難波館勅遣使賜純布并酒肴

五年二月辛巳以從五位下小野朝臣田守爲遣新羅大使

天平寶字元年四月辛巳勅曰高麗百濟新羅人等久慕聖化來附我俗志願給姓悉聽許之其戶籍記無姓及族字於理不穩宜爲改正

二年三月己巳內藥司佑兼出雲國員外掾正六位上難波藥師奈良等一十一人言奈良等遠祖德來本高麗人皈百濟國昔泊瀨朝倉朝廷詔百濟國訪求才人爰以德來貢進聖朝德來五世孫惠日小治田朝廷御世被遣大唐學得醫術因號藥師遂以爲姓今愚闇子孫不論男女共蒙藥師之姓竊恐名實錯亂伏願改藥師字蒙難波連許之

六月甲辰太宰陰陽師從六位下余益人造法華寺判官從六位下余東人等四人賜百濟朝臣姓散位大屬正六位上狛廣足散位正八位下狛淨成寺四人長背連越後目正七位上高麗使主馬養內侍典侍從五位下高麗使主淨日等五人多可連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百濟朝臣百濟國都慕王卅世孫惠王之後也右京諸蕃長背連高麗國主鄒牟一名朱蒙之後也欽明天皇御世率衆投化貌美體大其背間長仍賜名長背王

癸亥歸化新羅僧卅二人尼二人男十九人女廿一人移武藏國閑地於是始置新羅郡焉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菅野朝臣百濟國都慕王十世孫貴主王之後也葛井宿禰同祖搆君男味散君之後也津朝臣同祖鹽君男蕃保君之後也船連同祖大阿良王三世孫智仁君之後也

八月丙寅外從五位下津史秋主等卅四人言船葛井津本是一祖別爲三氏其二氏者蒙連姓訖唯秋主等未霽改姓請改史字於是賜姓津連

九月己卯右京人正六位上辛男床等一十六人賜姓廣田連按男床或作小床其訓同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百濟下云廣田連辛臣君之後也

十月丁卯美濃國席田郡大領外上七位上子人中衛無位吾志等言子人等六世祖父午留和斯知自賀羅國慕化來朝當時未練風俗不着姓字望隨國號蒙賜姓字賜姓賀羅造

經國集云問三韓朝宗爲日久矣占風輸貢歲時願絕頃慕爾新羅漸闕蕃禮茂先祖之要誓從後主之迷圖思欲多發樓船遠揚威武斯奔鯨於鯁壑戮封豕於雞林但良將伐謀神不戰欲到斯道何施而獲

文章生大初位上紀朝臣真象

臣聞云々別有西北一隅雞林小域人迷禮法俗尙頑兇傲天侮神逆我皇化爰警居安之懼

仍想柔邊之方秘畧奇謀俯訪濫智夫以勢成而要功非善者也戰勝而矜名非良將也故舉秋毫者不謂多力聽雷電者不爲聽耳古之善戰者無智力無勇功謀於未萌之前立於不敗之地是以權或不失市人可駢而使謀或不差敵國可得而制發號施金使人皆樂聞接刃交鋒使人皆安死以我順而乘其逆以我和而取其離孫吳再生不知爲敵人計矣是白勝之術神兵之道也於臣之所見當今之畧者多發船航遠跨邊岸耕耘旣撫毗之術俊之勞紛織無脩室盈怨曠之歎殆撫毗之術恐貽害仁之判誠宜擇陸賈出境之才用文翁牧人之宰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利害然後啗以玉帛之利敦以和親之辭絕其股肱之佐吞其要害之地則同於檻獸自有求食之心類於井魚詎有觸綸之意謹對

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十日

三年六月壬子令太宰府造行軍式以將伐新羅也八月己亥遣太宰帥三品船親王於香椎廟奏應伐新羅之狀

九月丁卯勅太宰府頃年新羅歸化舳艦不絕規避賦役之苦遠奔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宜并三引問情願還者給糧放却壬午造船五百艘北陸道諸國八十九艘山陰道諸國一百卅五艘山陽道諸國一百六十一艘南海道諸國一百五艘並逐開月營造三年之內成功爲征新羅也

四年四月戊午置歸化新羅一百卅一人於武藏國九月癸卯新羅國遣級淦金貞卷朝貢使陸奧按察使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猶等問其來朝之由貞卷言曰不脩職貢久積年月是以本國王令齋御調貢進又無知聖朝風俗言詔者仍進學語二人問曰凡是執玉帛行朝聘本以副忠信通禮義也新羅旣無言信又闕禮義奔本行未我國所賤又王子泰廉入朝之日中云每事遵古迹將供奉其後遣小野田守時彼國關禮故田守不行使專而還歸王子尙猶無信况復輕使豈足爲據貞卷曰田守來曰貞卷出爲外官亦復賤人不知細旨於是告貞卷曰使人輕微不足資待宜從此却廻報汝本國以專對之人忠信之禮仍舊之調明驗之言四者備具乃宜來朝

五年正月乙未令美濃武藏二國少年每國二十人習新羅語爲征新羅也

三月庚子百濟人余民善女等四人賜姓百濟公韓遠智等四人中山連王國島等五人楊津連甘良東人等三人清篠連刀利甲斐麻呂等七人岳上連戶清道等四人松井連境賴子老等四十一人石野連竹志麻呂等四人坂原連生河內等二人清湍連面得敬等四人春野連高牛養等八人淨野造卓果智等二人御池造延爾豐成等四人長治沿伊志麻呂福地造陽麻呂高代造烏那龍神水雄造科野支麻呂等二人清田造斯臈國足等二人清海造佐魯牛養等三人小川造王寶受等四人攝津造答他伊奈麻呂等五人中野造調阿氣麻呂等二十

人豐田造高麗人達沙仁德等二人朝日連上部玉虫麻呂豐原連前部高久信福當連前部白公等六人御坂連後部王安成等三人高里連後部高吳野大井連上部王彌夜大理等十二人豐原造前部選理等三人柝井造上部君足等二人雄坂造前部安人御坂造新羅人親良木舍姓縣麻呂等七人清任造須布呂比滿麻呂等十二人狩高造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御池造百濟扶餘地卓斤國主施比王之後也中野造百濟國人杵率答他斯地之後也左京諸蕃豐厚連高麗國人上部玉虫麻呂之後也福當連同國人前部能章之後也福當造同國人前志發之後也

六年十一月乙亥朔以上六位上借緋多治比真人小耳爲送高麗人使庚寅遣參議從三位武部卿藤原朝臣巨勢麻呂散位外從五位下土師宿禰犬養奉幣于香椎廟以爲往新羅調習軍旅也

二月丁丑太師藤原惠美朝臣押勝設宴於高麗客詔遣使賜以雜色袷衣三十櫃

七年二月癸未新羅國遣級津金體信已下二百十一人朝貢遣左少弁從五位下大原真人今城讓岐介外從五位下池原公禾守等問以約束貞卷之旨體信言曰承國王之教唯調是貢至于餘事非敢所知於是今城告曰乾政官處分此行使人者喚入京都如常可遇而使等約束貞卷之旨曾無所申仍稱但齋常貢入朝自外非所知者是乃爲使之人非所宜言自今

以後非王子者令執政大夫等入朝宜以此狀告汝國王知癸巳高麗使王新福等歸蕃

八月壬午初遣高麗國船名曰能登歸朝之日風波暴急漂蕩海中祈曰幸賴船靈平安到國必請朝庭酬以錦冠至是緣於宿禰授從五位下其冠製錦表絕裏以紫組爲纓甲午新羅人中衛少初位下新良木舍姓前麻呂等六人賜姓清任造

八年七月甲寅新羅使太奈麻金才伯等九十一人到着太宰博多津遣右少弁從五位下紀朝臣牛養授刀大尉外從五位下粟田朝臣道麻呂等問其由緒金才伯等言曰唐國勅使韓朝彩自渤海來云送日本國僧戒融令達本鄉已畢若平安歸鄉者當有報信而至于今日寂無來音宜差此使其消息欲奏天子仍齋執事牒參太宰府其朝彩者上道在於新羅西津本國謝恩使蘇州金容爲取太宰報牒寄附朝彩在京未發問曰比來彼國投化百姓言本國發兵警備是疑日本國之來問罪也其事虛實如何對曰唐國擾亂海賊寔繁是以徵發甲兵防守緣邊乃是國家之設事既不虛及其歸日本宰府報牒新羅執事曰檢案內被乾政官符解得太宰府解傳新羅國牒傳依韓內常侍請欲知僧戒融達不府具狀申上者以去年十月從高麗國還歸聖朝府宜承知即令報知

天平神護二年五月壬戌在上野國新羅人子午足等一百九十三人賜姓吉井連

六月壬子刑部卿從三位百濟王敬福薨其先者出自百濟國義慈王高市岡本宮馭宇天皇

御世義慈王遣其子豐璋王及禪廣王入侍泊于後岡本朝廷義慈王兵敗降唐其臣佐平福信尅復社稷遠迎豐璋紹興絕統豐璋纂基之後以諸橫殺福信唐兵聞之復攻州柔豐璋與我救兵拒之救軍不利豐璋駕船遁于高麗禪廣因不歸國藤原朝廷賜號曰百濟王卒贈正廣參子百濟王昌成每年隨父歸朝先父而卒飛鳥淨御原世贈小紫子郎虞奈其朝廷從四位下攝津亮敬福者即其第三子也放縱不拘頗好酒色感神聖武皇帝殊加寵遇恩賜優厚時有士庶來告清貧每假他物望外與之由是頻歷外任家無餘財然性了辨有政事之量天平年中任至從五位上陸奧守時聖武皇帝造廬舍那洞像冶鑄云畢途金不足而陸奧國馳驛貢小田郡所出黃金九百兩我國家黃金從此始出焉聖武皇帝甚以嘉尚授從三位遷官內卿俄加河內守勝寶四年拜常陸守遷右大弁頻歷出雲讚岐伊豫國守神護初任刑部卿薨時年六十九

神護景雲二年六月庚子內藏頭兼大外記遠江守從四位下高丘宿禰比良麻呂卒其祖沙門詠近江朝歲次癸亥自百濟歸化文學振海內正五位下大學頭神龜元年改爲高丘連比良麻呂少遊大學涉覽書記歷任大外記授外從五位下寶字八年以告仲滿變授從四位下景雲元年賜姓宿禰

十月甲子左右大臣太宰綿各二万屯大納言諱弓削御海朝臣清人各一万屯從二位文室

真人淨三十六千屯中務卿從三位文室真人大市式部卿從三位石上朝臣宅嗣四千屯從四位下伊福部女王一千屯爲買新羅交關物也

三年十一月丙子新羅使級浚金初正等一百八十七人及導送者卅九人到蒼對馬島

十二月癸丑遣員外右中辨從四位下大伴宿禰伯麻呂攝津大進外從五位下津連眞麻呂等於大宰問新羅使人朝之由

寶龜元年三月丁卯初問新羅使來由之日金初正等言在唐大使藤原河清學生朝衡等屬宿衛王子金隱居歸鄉附書送於鄉親是以國王差初生等令送河清等書又因使次使貢土毛又問新羅貢調其來久矣改稱土毛其義安在對言便以附貢故不稱調至是遣左大史外從五位下堅部使主人主宣告初正等曰前使貞卷歸國之日所仰之政曾無申報今亦徒持私事參來所以此度不預賓禮自今以後宜如前仰令可申事人入朝者待之如常宜以此狀告汝國王知但進唐國消息并在唐我使藤原朝臣清河等書嘉其勤勞仰大宰府安置饗賜宜知之賜國王祿純廿五匹絲一百絢綿二百五十屯大使金初生已下各有差

五年三月癸卯新羅國使禮府卿沙浚金三玄已下二百三十五人到泊太宰府遣河內守從五位上紀朝臣廣純大外記從五位下內藏忌寸全成等問其來朝之由三玄言曰奉本國王教請修舊好每相聘問并將國信物及在唐大使藤原河清書來朝問曰夫請修舊好每相聘

問乃似元禮之鄰非是供職之國且改貢調稱爲國信變古改常其儀如何對曰本國上宰金順貞之時舟楫相尋常修職貢今其孫邕繼位執政道尋家聲係心供奉是以請脩舊好每相聘問又三玄本非貢調之使本國便因使次聊進土毛故不稱御調敢陳使旨自外不知於是勅問新羅入朝由使等曰新羅元來稱臣貢調古今所知而不率舊章妄作新意調稱信物朝爲修好以昔准今殊無禮數宜給渡海料早速放還

帝王編年記云寶龜五年三月三日官符曰應奉造四天王捨像四軀事各高六尺右新羅兇醜不顧恩義早懷毒心常爲咒咀宜令太宰府直新羅國高顯淨地奉造件像撥却其災

五月乙卯勅太宰府曰比年新羅蕃人頗有來著尋其緣由多非投化忽被風漂無由引還留爲我民謂本主何自今以後如此之色宜皆放還以示弘恕如有船破及絕糧所司量事令得歸計

十月己巳散位從四位下國中連公麻呂卒本是百濟國人也其祖父德率國骨富近江朝廷歲次癸亥屬本蕃喪亂歸化天平年中聖武皇帝發弘願造廬舍那銅像其長五丈當時鑄工無敢加手者公麻呂頗有巧思竟成其功以勞遂授四位官至造東大寺次官兼但馬員外介寶字二年以居大和國葛下郡國中村因地命氏焉

十年二月甲申以太宰少監正六位上下道朝臣長人爲遣新羅使爲迎遣唐判官海上三符

等也

七月丁丑太宰府言遣新羅使下道朝臣長久等率遣唐判官海上真人三符等來歸

十月乙巳勅太宰府新羅使蘭孫等遠涉滄波賀正貢調其諸蕃入朝國有恒例雖有通狀更

宜反復府官承知研問來朝之由并書函若有表者准渤海蕃例寫案進上其本者却付使人凡所有消息驛傳奏上癸丑勅太宰府唐客高鶴林等五人與新羅貢朝使共令入京

十一月己巳遣勅旨少輔正五位下內藏忌寸全成於太宰府問新羅國使薩淦金蘭蒸入朝之由

十一年正月己巳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判官高鶴林新羅使薩淦金蘭蒸等各依儀拜賀

辛未新羅使獻方物仍奏曰新羅國王言夫新羅者開國以降仰賴聖朝世々天皇恩化不乾舟楫貢奉御調年紀久矣然近代以來境內軒冕不獲入朝是以謹遣薩淦金蘭蒸級淦金嚴

等貢御調兼賀元正又訪得遣唐判官海上三符等隨使進之又依常例進學語生參議左大弁正四位下大伴宿禰伯麻呂宜勅曰夫新羅國世連舟楫供奉國家其來久矣而泰廉等還

國之後不修常貢每事無禮所以頃年返却彼使不加接遇但今朕時遣使脩貢兼賀元正又

搜求海上三符等隨來使送來此之勤勞朕有嘉焉自今以後如是供奉厚加恩遇待以常禮宜以茲狀語汝國王是日宴唐及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申授新羅使薩淦金蘭蒸正五

品上副使級淦金嚴正五品下大判官韓奈麻薩仲業少判官奈麻金貞樂大通事韓奈麻金蘇忠三人各從五品下自外六品已下各有差並賜當色并履癸酉宴五品已上及唐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午賜唐及新羅使射及踏歌

二月庚戌新羅使還蕃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寡薄纂業承基理育蒼生寧隔中外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尚矣日者虧違蕃禮積歲不朝雖有輕使而無表奏由是泰廉還日已具約束貞卷來時更加論告其後類使曾不承行今此蘭蕙猶陳吳秦理須依例從境放還但送三狩等來事既不輕故脩寶禮以答來意王宜察之後使必須令贊表函以禮進退今敕筑紫府及對馬等戍不將表使莫令人境宜知之春景韶和想王佳也今因還使附答信物遺書指不多及

延曆八年十二月壬子下云皇太后和氏韓斬笠贈正一位乙繼之女也母贈正一位大枝朝臣真妹后先出自百濟武寧王之子純施太子皇后容德淑茂夙著聲譽天宗高紹天皇龍潛之日甥而納焉生今上早良親王能登內親王寶龜年中改姓為高野朝臣今上即位尊為皇太夫人九年道上尊號曰皇太后其百濟遠祖都慕王者河伯之女感日精而所生皇太后即其後也因以奉謚焉

九年七月辛巳左中弁正五位上兼木工頭百濟王仁貞治部少輔從五位下百濟王元信中

衛少將從五位下百濟王忠信圖書頭從五位上兼東宮學士左兵衛佐伊豫守津連真道等上表言真道等本系出自百濟國貴須王貴須王者百濟始興第十六世王也夫百濟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靈奄扶餘而開國天帝授錄惣諸韓而稱王降及近道古王遙慕聖化始聘貴國是則神功皇后攝政之年也其後輕島豐明朝御宇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遠祖荒田別使於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旨擇採宗族遣其孫辰孫王一名智宗王隨使入朝天皇嘉焉特如寵命以為皇太子之師矣於是始傳書籍大闡儒風文教之興誠在於此難波高津朝御宇仁德天皇以辰孫王長子太阿郎王為近侍太阿郎王子亥陽君亥陽君子午定君午定君生三男長子味沙仲子辰爾季子麻呂從此而別始為三姓各因所職以命氏焉葛井船津連等即是也逮于他田朝御宇敏達天皇御世高麗國遣使上烏羽之表群臣諸司莫之能讀而辰爾進取其表能讀巧寫詳奏表文天皇嘉其篤學深加賞歎詔曰勤乎懿哉汝若不愛學誰能解讀宜從今始近侍殿中既而又詔東西諸史曰汝等雖眾不及辰爾斯並國吏家牒詳載其事矣伏惟皇朝則天布化稽古垂風弘澤浹乎群芳叙政覃於品彙故能脩廢繼絕萬姓仰而賴慶正名辨物四海歸而得宜凡有懷性莫不抃躍真道等先祖姿質聖朝年代深遠家傳文雅之業揆掌西庠之職真道等生逢昌運預沐天恩伏望改換連姓蒙賜朝臣於是勅因居賜姓菅野朝臣

賦役令集解云延曆十六年五月癸丑勅百濟王等遠慕皇化航海梯山輸款久矣神功攝政之世則肖古王遣使貢其方物輕島御宇之年則貴須王撰人獻其才士文教以之蔚興儒風由其闡揚煥乎斌々于今爲盛又屬新羅肆虐并吞扶餘即舉宗歸仁爲我士庶陳力從事夙夜奉公朕喜其忠誠情深矜愍宜百濟王等課并雜徭承從蠲除勿有所事主者施行

日本後紀云十八年四月庚寅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峯麻呂爲遣新羅使正六位上林忌寸眞繼爲錄事

五月壬申遣新羅使

十二月甲戌甲斐國人止彌若虫久信耳鷹長等一百九十人言己等是百濟人也仰慕聖朝航海投化即天朝降綸旨安置攝津職後依丙寅歲正月廿七日格更遷甲斐國自爾以來年序既久伏奉去天平勝寶九載四月四日勅仰其高麗百濟新羅人等遠慕聖化來附我俗情願姓悉聽許之而已等先祖未改蕃姓伏請蒙改姓者賜若虫姓石川鷹長等姓廣石野又信濃國人外從六位下卦婁真老後部黑足前部黑麻呂前部佐根人下部奈豆麻呂前部秋足小縣郡人无位上部豐人下部文代高麗家繼高麗繼楯前部貞麻呂上部色布知等言己等先高麗人也小治田推古飛鳥舒明二朝廷時節歸化來朝自爾以還累世平民未改本號伏望依去

天平勝寶九歲四月四日勅改大姓者賜真老等姓須々岐黑足等姓豐岡黑麻呂姓村上秋足等姓篠井豐人等姓玉川文代等姓清岡家繼等姓御井貞麻呂姓朝治色布知姓玉井廿三年四月辛未中納言從三位和朝臣家麻呂薨贈從二位大納言家麻呂贈正一位高野朝臣弟嗣之孫也其先百濟國人也爲人木訥無才學以帝外戚特被擢進蕃人入相府自此始焉可謂人位有餘天爵不足其離居貴職逢故人者不嫌其賤握手相語見者感焉時年七十一

九月己丑遣兵部少丞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岑萬里於新羅國太政官牒云遣使唐國脩聘之狀去年令太宰府送消息訖時無風信遂變炎涼去七月初四船入海而兩船遭風漂迴二船未審到處即量風勢定著新羅仍遣兵部省少丞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岑萬里等尋訪若有漂着宜隨事資給令得還鄉不到彼塚冀遣使入唐訪覓具報

弘仁二年八月甲戌太宰府言新羅人金巴兄金乘弟金小巴等三人申去年被差本縣運穀海中逢賊同伴盡沒唯己等幸賴天祐儻著聖邦雖沐仁渙非無顧戀今聞鄉人流來令得放歸伏望寄乘同船共還本鄉者許之

三年正月甲子太宰府去十二月廿八日奏云對馬島言今月六日新羅船三艘浮於西海俄而一艘之船著於下縣郡佐須浦船中有十人言語不通消息難知其二艘者聞夜流去未知

所到七日船廿餘艘在島西海中燭火相連於是遂知賊船仍殺先著者五人五人逃走後日捕獲四人即備兵庫且發軍士又遙望新羅每夜有火光數處由是疑懼不止仍申送者爲問其事差新羅譯語并軍殺等發遣已訖且准舊例應護要害之狀告管內并長門石見出雲等國訖者所奏消息既是大事虛實之狀續須言上而久移年月遂無所申又要害之國必發人兵應疲警備解却之事期於何日宜言其由不得更怠又量事勢不足爲虞宜令停出雲石見長門等國護要害事

三月己未朔新羅人清漢波等流來依願放還

九月甲子新羅人劉清等十人賜糧放還

日本紀畧云四年三月辛未大宰府言肥前國司今月四日解僭基肆團校尉貞弓等去二月廿九日解僭新羅一百十人駕五艘船著小近島與土民相戰即打殺九人捕獲一百人者又同月七日解僭新羅人一清等申云同國人清漢己等自聖朝歸來云々宜明問定若願還者隨願放還遂是化來者依例進止

類聚三代格云太政官符應停對馬島史生一員置新羅譯語一人事右得大宰府解僭新羅之船來著件鳥言語不通來由難審彼此相疑監加殺害望請減史生一人置件譯語者右大臣宣來奉勅依請弘仁四年九月廿九日

日本紀畧云五年五月乙卯制新羅王子來朝之日若有朝獻之志者準渤海之例但願備鄰好者不用答禮直令還却其給還糧

五年八月丙寅化來新羅人加羅布古伊等六人配美濃國

十月丙辰新羅商人卅一人漂著於長門國豐浦郡庚午大宰府言新羅人辛波古知等二十

六人漂著筑前國博多津問其來由遠投風化

六年正月壬寅停對馬史生一員置新羅譯語

日本紀畧云七年十月甲辰大宰府言新羅人清石珍等一百八十人歸化宜賜時服及路糧駕於便船令得入京

八年四月辛亥大宰府言新羅人遠山知等一百四十九人歸化

九年正月丁酉大宰府言新羅人張春等十四人來獻驢四

元亨釋書云九年新羅沙門二十六人來排入諸寺

日本紀畧云十年六月壬戌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則等乘新羅人船來問唐國消息光翰等對曰已等遠州鄙人不知京邑之事但去元和十一年圓州節度師李師道反所擁兵馬五十萬極爲精銳天子發諸道兵討未克天下騷擾

十一年二月丙戌配遠江駿河兩國新羅人七百人反叛殺人民燒屋舍二國發兵擊之不

能勝盜伊豆國殺乘船發相摸武藏等七國勳力追討咸伏其辜

五月甲辰新羅人李長行等進殺懸羊二白羊四山羊一鷄二

七月乙巳新羅人四十人歸化

類聚國史云十五年三月丁丑授新羅人一百六十五人乘田二十四町八段為口分田賜

種子并農調度價

日本紀畧云四月丙戌能登國所漂着新羅琴二面手韓鈕二隻到碓二隻附朝集使進上

類聚國史云五月己未新羅人辛良金貴良水白等五十四人安置陸奧國依法給復兼以

乘田宛口分

續日本後紀云天長十年四月乙丑投化新羅人金禮真等男女十人貫附左京五條

八月戊戌備前國人直講博士正六位上韓部廣公賜姓真道宿禰也廣公之先百濟國人也

承和元年二月癸未新羅人等遠涉滄波泊著太宰海涯而而姓惡之彎弓射傷由是太政官

譴責府司其射傷者隨犯科罪被傷疾者遣醫療治給糧放還

五月丙子左京人正七位下文忌寸歲主无位同姓三雄等賜姓淨野宿禰河內國人正六位

上文忌寸繼立改忌寸賜宿禰焉歲主三雄繼立等之先並百濟國人也

六月辛丑和泉國人正六位上藥師文主從八位下同姓安遊等賜姓淨根宿禰百濟國人也

九月壬申勘解由主典阿直史福吉散位同姓核公等三人賜姓清根宿禰核公之先百濟國

人也

二年正月己巳左近衛戶島守賜姓安岑連焉島守之先百濟國人也

三月己未太宰府言壹岐島遙居海中地勢隘狹人數寡少難支機急頃年新羅商人來窺不

絕非置防人何備非常謂令島倭人三百卅人帶兵仗戒十四處要害之壻許之

五月癸酉右京人丹波權大目昆解官繼內豎同姓河繼等賜姓廣野宿禰百濟國人夫子之

後也

十月戊戌遣唐錄事松川貞嗣散位同姓家繼等賜姓高岑宿禰其先高麗人也

十一月辛酉遣唐使知乘船事從八位上香山連清貞兄二人改連賜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

三年三月壬寅木工寮算師八戶史儀益同姓彌繼等廿人賜姓常澄宿禰其先高麗人也辛

酉能登史生馬史真主右近衛同姓貞主等姓春澤史其先百濟國人也

四月戊戌遣唐錄事高岑宿禰貞繼改宿禰賜朝臣其先高麗人也

閏五月戊寅右京人左衛門權少志大原史河麻呂改史賜宿禰河麻呂之先百濟國人也辛

巳恐遣唐使融風濤或變漂着新羅境所以太政官准舊例牒彼國執事先告喻之曰不淪舊

好鄰穆彌新迺發皇帝朝章自遠仍今遣使修聘巨唐海晏當時雖知利涉風濤或變猶慮非

常脫有使船漂著彼境則扶之送過不俾帶過因以武藏權大條三津爲使資牒發遣賜三津御被乙酉美濃國人主殿寮少屬美見造貞繼改本居貫附左京六條一坊其先百濟國人也八月壬戌大宰府馳驛奏遣新羅使進發并遣唐第三船漂著對馬島上縣郡南浦船上唯有三人之狀

九月丁丑右京人造兵司大令史朴矛春賜姓貞宗連其先百濟國人也

十月戊午遣新羅使紀三津還到太宰府

十二月丁酉遣新羅國使紀三津復命三津自失使官被新羅誣劫歸來到則所以遣三津於新羅者唐四箇船今欲渡海恐或風變漂着彼場由是准之故實先遣告喻期其接援而三津到彼失本朝旨稱專來通好似畏怯媚託私目設辭執事省疑與太政官牒相違再三詰問三津逾增迷惑不能分疏是則三津不文而其口亦訥之所致也故執事省牒中云兩國相通必无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爲憑但其牒中亦云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夫修聘大唐既有使頭篁其副介耳何除其貴輕舉其下加以當爾之時篁身在本朝未及渡海而謂帆飛已遠斯並聞商帆浮說忌所言耳荷校滅耳蓋在茲歟又三津一介綠衫孤舟是駕何擬爲人唐使哉如此異論近于誣罔斯事若只存大畧不詳首尾恐後之觀者莫辨得失因全寫執事省牒附載之新羅國執事省牒日本國太政官紀三津詐稱朝聘兼有贊資及檢公

牒假僞非實者

牒得三津等狀僞奉承王命專來通好及開函覽牒但云修聘巨唐脫有使船漂着彼界則扶之送過无俾帶過者主司再發專使詰問丁寧口與牒乖虛實莫辨既非交鄰之使必匪由衷之路事无據實豈令虛受且太政官印篆跡分明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不知島嶼之人東西窺利偷學官印假造公牒用備斥候之難自逞貨泉之遊然兩國相通必无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爲憑所司再三請以政刑章用但姦類主司務存大体舍過責功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國寬弘之理方今時屬大和海不揚波若求尋舊好彼此何妨况貞觀中高表到彼之後惟我是賴唇齒相須其來久矣事須牒太政官并牒青州量事與給過海程糧放還本國請處分者奉判准狀牒太政官請垂詳悉者

四年六月己未右京人左京亮從五位上吉田宿禰書主越中介從五位下同姓高世等賜姓興世朝臣始祖監乘津大倭人也後順國命往居三巴汶地其地隸百隸監乘津八世孫達率吉大尙其弟小尙等有懷土心相尋來朝世傳醫術兼通文藝子孫家奈良京田村里仍元賜姓吉田連

六年七月丙申令太宰府造新羅船以能堪風波也

八月己巳勅太宰大貳從四位上南淵朝臣承河等得今月十四日飛驒所奏遣唐錄事大神

宗雄送太宰府牒狀知入唐三箇船嫌本船之不完備，駕楚州新羅船九隻，傍新羅南以歸朝。其第六船宗雄所駕是也。餘八箇船或隱或見，前後相失，未有到着。艱虞之變，不可不備。宜每方面戒防，人不絕炬火，贏貯糧水，令後着船共得安穩。其宗雄等安置客館，得待後船。

戊寅改加賀國人正六位上，百濟公豐貞本居貫附左京四條三坊，豐貞之先百濟國人也。以庚午年被貫河內國大鳥郡，以乙未年被貫加賀國江沼郡也。

十月丁巳遣唐使錄事正六位上山代宿禰武益所駕新羅船一隻歸着筑前博多津。

七年六月丙寅備中介外從五位下余何成右京大屬正六位下余福成等三人賜姓百濟朝臣，其先百濟國人也。

九月丁亥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言遙海之中風波危險，年中貢調四度，公文屢逢漂沒，傳聞新羅船能凌波行，望請新羅船六隻之中分給一隻聽之。

十二月己巳太宰府言藩外新羅臣張寶高遣使獻方物，即從鎮西追却焉。為人臣無境外之交也。

八年二月戊辰太政官仰太宰府云新羅人張寶高去年十二月進馬鞍等寶高是為他臣，敢輒致貢，稽之舊章不合，物宜宜以禮防閑，早從返却。其隨身物者任聽民間，令得交關，但莫令人民違失沽價，競領家質，亦加優恤，給程糧並依承前之例。

九年正月乙巳新羅人李少貞等卅人到着筑紫大津太宰府遣使問來由，頭首少貞申云張寶高死其副將李昌珍等欲叛亂，武珍州別駕閻文與兵討平今已無虞，但恐賊徒漏網，忽到貴邦擾亂，黎庶若有舟船到彼不執文符者，並請切命所在推勘收捉，又去廻易使李忠揚圓等所賣貨物乃是部下官吏及故張寶高子弟所遣，請速發遣，仍賣閻文上筑前國牒狀參來者。公卿議曰：少貞曾是寶高之臣，今則閻文之使，彼新羅人其情不遜，所通消息彼此不定，定知商人欲許交通，巧言攸稱，今覆解狀云李少貞賣閻文上筑前國牒狀參來者，而其牒狀無進上宰府之詞，無乃可謂合例，宜彼牒狀早速進上，如牒旨無道，附少貞可返却者，或曰少貞今既託於閻大將，掠先來李忠揚圓等謂去年廻易使李忠等所賣貨物乃是故寶高子弟所遣，請速發遣，今如所聞，令李忠等與少貞同行，其以迷獸投於餓虎，須問李忠等若嫌與少貞共歸隨彼所願，任命遲速，又曰李忠等廻易事畢歸向本鄉，逢彼國亂，不得平著，更來筑前大津，其後於呂系等化來云已等張寶高所攝島民也。寶高去年十一月中死去，不得寧居，仍參着貴邦是日前筑前國守文室朝臣宮田麻呂取李忠等所賣雜物，其詞云寶高存日為買唐國貨物，以絕付贈，可報獲物，其數不尠，正今寶高死無由得寶物，因取寶高使所賣物者，縱境外之人為愛土毛，到來我境，須欣彼情，令得其所，而奪廻易之便，絕商賈之權，府司不加勘嚴，肆令弁兼非失賈客之資，深表無王憲之制，仍命府吏所取雜物細碎勘錄，且給且言，兼又與

給糧食放歸本鄉

八月丙子太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衛上奏四條起請一日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起自聖武皇帝之代迄于聖朝不用舊例常懷奸心苞茅不貢寄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何用防之望請新羅國人一切禁斷不入境內報曰德澤洎遠外蕃歸化專禁入境事似不仁宜比于流來宛糧放還商賈之輩飛帆來者所賣之物任聽民間令得廻易了速放却

十年八月戊寅太宰府言對馬島上縣郡竹敷埒防人等申云從去正月中旬迄于今月六日當新羅國遙有鼓聲傾耳聽之每日三響常俟三時其聲發動加以至于黃昏火更見矣勅曰夫安不忘亂古人明戒將驕卒惰兵機所忌縱雖無事故不可不慎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言去延曆年中以東國人配防人後以筑紫人配防人而並停廢也當百姓去弘仁年中疫癘多死急有寇賊何堪防禦望請准舊例以筑紫人為對馬防人者聽之

十二月乙卯朔出羽國河邊郡百姓外從五位下勳八等奈良已智豐繼等五人賜姓大瀧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癸亥入唐留學天台宗僧圓載之弟子仁好順昌與新羅人張公靖等廿六人來著於長門國

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太宰府馳驛言新羅人賁康州牒二通押領本國漂蕩人五十餘人來着

嘉祥元年三月乙酉天台宗入唐請益僧圓仁將弟子僧性海惟正等去年十月駕新羅商船來着鎮西府是日歸朝遣中使慰勞各施御被

二年二月庚戌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解儻此島居海中地近新羅若有機急者何以備不虞望請停史生一員置督師一員依請許之

文德實錄曰嘉祥三年十一月己卯從四位下治部大輔與世朝臣書主卒書主右京人也本姓吉田連先出自百濟能彈和琴仍為大歌所別當常供奉節會新羅人沙良真熊善彈新羅琴書主相隨傳習遂得秘道

仁壽二年二月乙巳滋野貞主傳云嘉祥二年春兼尾張守于時太宰府吏多不良衰政日甚貞主上表曰夫太宰府者西極之大壤中國之領袖也東以長門為關西以新羅為拒加以九國二島郡縣闊遠自古于今以為重鎮夫謀事必就租發政占古語因檢舊記大唐高麗新羅百濟任那等悉託此境乃得入朝或緣貢獻之事或懷歸化之心可謂諸藩之輻湊中外之關門者也

齊衡三年三月壬子太宰府奏言新羅人卅人漂着此岸稟糧放歸

三代實錄曰貞觀四年七月廿八日乙未左京人造兵司少令史正六位上飛鳥戶造彌道賜姓百濟宿禰百濟國混伎之後也

五年四月廿一日先是太宰府言新羅沙門無着普嵩清願等三人着博多津岸至是勅安置鴻臚館資給糧食待唐人船令得放却

八月九日己巳右京人從五位下行皇太后宮大進御船宿禰氏柄散位從七位上船連助道等男女六人賜姓菅野朝臣河內國丹比郡人左兵衛權大志正七位上船連貞直賜姓御船宿禰彥主等之先出自百濟國貴須王也十七日丁丑右京人外從五位下行主計助飛鳥戶造豐宗等男女八人賜姓御春朝臣其先出自百濟國人混伎也

廿一日辛巳右京人從五位下行隼人正難波連縵麻呂伊豫權掾正六位下難波連實得縫殿少允從六位上難波連清宗等並賜姓朝臣其先高麗國人也

十月十一日庚午右京人陰陽少屬從六位上飛鳥戶造清貞內豎正六位上飛鳥戶造清生太政官史生正八位下飛鳥戶造河主河內國高安郡人主稅大屬正七位上飛鳥戶造有雄等並賜姓百濟宿禰其先百濟國人比有之後也

十一月十七日先是丹後國言新羅國人五十四人來着竹野郡松原村問其來由言語不通文書無解其長頭屎鳥舍漢書答云新羅東方別島細羅國人也自外更無詞因幡國言新羅人五十七人來着荒坂濱頭畧似商人是日勅給程糧放却本蕃

六年二月十七日先是去年新羅國人卅餘人漂着石見國美乃郡海岸死者十餘人生者廿四人詔國司給程糧放却

八月十七日辛未右京人河內守從五位下蕃良朝臣豐村右大史從六位下葛井連宗之兵部少錄正六位上葛井連居都成等賜姓菅野朝臣本系出自百濟國人貴須也左京人大皇太后宮少屬正七位上百濟宿禰有世賜姓御春朝臣有世其先出自百濟國人比有也

七年五月廿日庚子左京人造酒令史正六位上道祖史永主散位大初位下道祖史高直等二人賜姓惟道宿禰其先出自百濟國人王孫許里也

八年正月廿六日癸卯右京人正六位上安峯連小島從六位下安峯連真魚等五人改連姓賜宿禰其先百濟人也

七月十五日丁巳太宰府馳驛奏言肥前國基肄郡人川邊豐稻告同郡擬大領山春永語豐穗云與新羅人珍寶長共渡入新羅國教造兵器器械之術還來將擊取對馬島藤津郡領葛津貞津高來郡擬大領大刀主彼杵郡人永岡藤津等是同謀者也仍副射手卅五人名簿進之

十一月十七日勅曰迺者恠異頻見求之著龜新羅賊兵常窺間隙災變之發唯緣斯事夫穰災未兆過賊將來唯是神明之冥助豈云人力之所為宜令能登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

門太宰等國府班幣於邑境諸神以祈鎮護之殊効又如聞所差健兒統領選士等苟預入流曾無才器徒稱爪牙之備不異螻蛄之術況復不教之民何禦非常之敵亦夫十步之中必有芳草百城之內寧乏精兵宜令同國國府等勤加試練必得其人

九年四月廿四日甲午主稅少允從六位上錦部連三宗麻呂木工少允正六位上錦部連安宗賜姓惟良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伊賀權目正六位下韓人真貞賜姓豐瀧宿禰其先任那國人也

五月廿六日造八幅四天王像五鋪各一鋪下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門等國下知國司曰彼

國地在西極塚近新羅營備之謀富異他國宜歸命尊像勤誠修法調伏賊心消却災變仍須點擇地勢高敞險瞰賊境之道場若素無道場新擇善地建立仁祠安置尊像請國分寺及部內練行精進僧四口各當像前依最勝王經四天王護國品畫轉經卷夜誦神咒春秋二時別一七日清淨堅固依法薰修

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辛丑太宰府言去月廿二日夜新羅海賊乘艦二艘來博多津掠奪豐前國年貢絹綿即時逃竄發兵追遂不獲賊

七月二日勅隨責太宰府司曰諸國貢調須使史領將一時共發不可先後零疊雖其群類而令豐前一國獨先進發亦弱野人乘飢虎口遂使新羅寇盜乘隙致侵掠非唯亡失官物兼亦

損辱國威求之往古未有前聞貽於後來當無面目雖云使人之可責抑亦府官之有怠又或人言盜賊逃去之日海邊百姓五六人負死追戰射傷二人事若有實寧非忠敬而府司不申何近掩善又所禁之人雖有嫌疑緣是異邦最思仁恕宜停拷法深加廉問早從放却

十月廿六日大政官論奏曰刑部省斷罪文云貞觀八年隱岐國浪人安曇福雄密告前守正六位上越智宿禰貞厚與新羅人同謀反逆遣使推之福雄所告事是誣也至是法官覆奏福雄應及坐斬但貞厚知部內有殺人者不舉劾仍應官免者詔斬罪宜減一等處之遠流自餘論之如法

十二月五日先是太宰府言上往者新羅海賊侵掠之日差遣統領選士等擬令追討人皆懦弱憚不肯行於是調發俘囚御以贈畧特張意氣一念當千今大鳥示其恠異龜筮告以兵寇鴻臚館并津厨等雖居別處無備禦侮若有非常難以應猝夷俘分居諸國常事遊蕩徒免課役多費官糧請配置處處以備不虞分爲二番別當百人每月相替交相驅役其糧新者諸國所舉夷俘新利稻之內每國令運輸以給其用至是勅曰俘夷之性本異平民制御之方何用恒典若忽離舊居新移他土衣食無續心事返常則野心易驚遂致猜變宜簡監典有謀畧者令其勾當并統領選士幹事者以爲其長勉加綏誘能練武備設有諸國糧運關如即須府司迴撥支濟又以百人爲一番居業難給轉餉多煩宜五十人爲一番十四日遣使者於伊勢大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丁酉遣使於諸山陵告可禦新羅寇賊之狀參議正四位下行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良世從五位上行下野權守紀朝臣有常告深草山陵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兼讚岐權守源朝臣生右兵庫頭從五位上久賀朝臣三常告田邑山陵參議正四位下行右兵衛督源朝臣勤侍從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高範告楯列山陵告文准八幡大菩薩宮廿日勅太宰府令新羅人潤清宜堅等卅人及元來居止管內之輩水陸兩道給食馬入京先是彼府言新羅凶賊掠奪貢綿以潤清等處之嫌疑禁其身奏之大政官處分殊加仁恩給糧放還潤清等不得順風無由歸發其間對馬島司進新羅消息日記并彼國流來七人府須依例給糧放却但蕞爾新羅凶毒狼戾亦迺者對馬島人卜部乙屎廢被禁彼國脫獄遁歸說彼練習兵士之狀若彼疑洩語爲伺氣色差遣七人詐稱流來歟凡垂仁放還尋常之事狡奸往來當加誅修加之潤清等久事交關僑寄此地能候物色知我無備令放歸於彼示弱於敵既乖安不忘危之意又從來居住管內者亦復有數此輩皆外似歸化內懷逆謀若有來侵必爲內應請准天長元年八月廿日格旨不論新舊併遷陸奧之空地絕其覬覦之奸心從之廿三日參議從四位上行太宰大貳藤原朝臣冬緒進起請四事其一曰軍旅之儲烽燧是切而數十年來國無機警雖有其備未知調用若有非常何以通知今須下知管內國島試以擊烽禁燧彼此相通以備不虞若不習其由恐驚動物意望請下知事官依件調練詔從之

三月十六日從五位下行對馬島守小野朝臣春風進起請二事其一曰軍旅之儲曾在介胃介胃雖薄助以保侶望請縫造調布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其二曰軍興不虞倍日兼行轉餉易絕輜重難給望請以調布縫造納備帶袋千枚可帶士卒腰底以支急速之備詔從之以太宰府庫布造充之

六月七日勅太宰府置對馬島選士五十人十三日先是太宰府言肥前國杵島郡兵庫震動鼓鳴二聲決之著龜可警隣兵是日勅令筑前肥前壹岐對馬等國島戒慎不虞又言所禁新羅人潤清等卅人其中七人逃竄

八月廿八日先是對馬島言境近新羅動恐侵掠既無其師弩機何用絕域孤島誰救警急迺者有聞彼國寇賊學劍習戰若不豫備恐難應卒望請置弩師一員勅太宰府簡擇其人補任言上立爲恒例

九月十五日遣新羅人廿人配置諸國清倍島昌南卷安長全連五人於武藏國僧嵩沙彌傳僧開解元昌卷才五人於上總國潤清果才廿參長島才長真平長清大存倍陳連哀十人於陸奧國勅潤清等處於彼國人掠取貢綿之嫌疑須加重謹以肅後來然肆嘗有過先王之義典宜特加優恤安置彼國沃壤之地今得穩便給口分田營種新并須其等事一依先例至于種蒔秋獲並給公糧僧沙彌等安置有供定額寺令其供給路次諸國並給食馬隨身雜物充

人夫運送勤存仁恕莫致窘苦大政官宜久新羅人太宰乃貢綿乎盜取利潤清等廿人同安此疑爾處世須久其由乎責勘天法乃任爾罪奈給倍有禮止罪乎免之給比身乎矜給比久可南所止量給天清倍等五人波武藏國爾元昌等五人波上總國爾潤清等十人波陸奧國爾退給止波久宜潤清長島真平等才長於造瓦預陸奧國修理府新造瓦事令長其道者相從傳習

十一月十三日^{辛酉}筑後權史生正七位上佐伯宿禰真繼奉進新羅國牒即告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元利萬侶與新羅國王通謀欲害國家禁真繼身付檢非違使十七日^{乙丑}勅太宰府進禁少貳藤原朝臣元利萬侶前主工王家浪人清原崇繼中臣年麻呂與世有年等五人以從五位下行大內記安倍朝臣興行爲遣太宰府推問密告使判官一人主典一人廿六日筑後權史生佐伯真繼差加防援下太宰府

十五年六月廿一日^{甲寅}武藏國司言新羅人金連安長清信等三人逃隱不知在所令京畿七道搜捕金連等貞觀十二年自太宰府亦遷配也

九月八日^{庚午}甲斐國言新羅沙門傳僧卷才二人來寄山梨郡傳僧等貞觀十三年徙配上總國者也仍令還著本處焉

十二月廿二日^{癸丑}先是太宰府言去九月廿五日新羅人卅二人乘一隻船漂着對馬島岸島司

差加使者送府即禁其身着鴻臚館是日勅曰新羅人挾紆年久元毒未悛疑亦流著之休擗候隙之謀宜重加搜檢審覈情狀早令放歸

十六年八月八日^{甲子}先是太宰府言上新羅人金四金五等十二人駕船一艘漂着對馬島至是勅府司問來由早從放還

元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壬午右京人從五位下行山城權介船連副使麻呂內藏權少允正七位上津宿禰輔主主殿允大初位下葛守連直臣等三人賜姓菅野朝臣其先百濟國人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壬辰}太宰少貳從五位下島田朝臣忠臣等奏言檀日官有託宣云新羅虜船欲向我國宜爲之備因茲遣從五位上守刑部大輔弘道王向伊勢大神宮祈請冥助廿四日遣兵部少輔從五位下兼行伊勢權介平朝臣季長向太宰府奉幣檀日八幡及姬神住吉宗形等大神其檀日八幡姬神別奉綾羅御衣各一襲金銀裝寶劍各一以彼府奏有託宣云新羅凶賊欲窺我隙肥後國有大鳥集河水變赤等之怪也

三年四月二日辛酉貞觀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配置新羅人五人於武藏國至是國司言其中二人逃去不知在所仍大政官下符左右京五畿七道諸國搜索

四年五月廿三日^{丙子}先是授肥後守從五位上藤原朝臣房雄正五位下西國流言新羅凶賊將入侵寇朝議以左近衛少將坂上大宿禰瀧守兼任太宰少貳向彼之日賜隨身近衛有數瀧

守少貳秩滿仍以房雄代之到府之後流聞不整隨身近衛多致陵暴其魁首左近衛采女益繼狡猾尤甚房雄殺之警候不嚴民謠間發故遷房雄於肥後守罷其少將之職今之進階慰其意也

五年十一月九日癸丑坂上瀧守傳云貞觀十一年二月出爲太宰權少貳右近衛少將如故是歲新羅海賊掠奪太宰貢綿勅遣瀧守備之後拒兼宰警固

仁和元年六月廿日癸丑是日太宰府言去四月十二日新羅國使判官徐善行錄事高興善等四十八人乘船一艘來着肥後國大草郡問其來由答曰前年漂蕩適著海岸蒙給官糧得歸本鄉今奉賀仁恩贊國牒信物等來朝者今檢寄事奉賀牒貨相兼只有執事省牒無國王啓其牒不納函子以紙裏之題云新羅國執事省牒上日本國其上踏印五字謹檢先例事平故實仍寫牒并錄貨物數進上勅新羅國人包藏禍心覬覦家國雖寄事於風波然猶疑其毒整須懲其姦匿以從重法然而朝家好仁不忍爲之而猶放還全其首領矣

小右記云寬平五年閏五月三日勅符云追討新羅海賊事當今務在農要勿令失時且征且田良將之術勅到奉行

扶桑畧記延喜十八年十月下云故老云寬平六年二月彗星見四月新羅賊來損人物擾吏民

一代要記云寬平六年四月新羅賊來九月醫新羅賊

扶桑畧記云寬平六年九月五日對馬島司告新羅賊徒船四十五艘到着之由太宰府同九日進上飛驒使同十七日記云同日卯時守文室善友召集郡司士卒等仲云汝等若箭立背者以軍法將科罪立額者可被賞之由言上者仲訖即率列郡司士卒以前主田村高良令反間即島分寺上座僧面均上縣郡大領下今主等爲押領使百人軍各結廿番遣絕賊移要害道豐圓春竹卒弱軍四十人度賊前凶賊見之各銳兵而來向守善友前立楯令調弩亦亂聲時凶賊隨亦亂聲即射戰其箭如雨見賊等被射并逆歸將軍追射賊人迷惑或入海中或登山上合計射殺三百二人就中大將軍三人副將軍十一人所取雜物大將軍縫物甲冑貫革袴銀作太刀纏弓革胡籬充夾保保呂各一具已上附脚力多米常繼進上又奪取船十一船太刀五十柄棒千基弓百十張胡籬百十房楯三百十二枚僅生獲賊一人其名賢春即申云彼國年穀不登人民飢苦倉庫悉空王城不安全问题王仲爲取穀絹飛帆參來但所在大小船百艘乘人二千五百人被射殺賊其數甚多但遺賊中有最敏將軍三人就中有大唐一人北山抄云寬平六年九月十八日子二刻太宰飛驒使來十九日戌二刻飛驒使來言上討殺新羅賊類二百餘人之由云云寅四刻召先後飛驒使於陣頭給白衾各一條緣其早來也一人給勅符一人給位記等還遣之云々

西宮記云寬平六年九月廿三日奉山陵臨時幣停尋常政依新羅凶賊來伐也云云

小右記寬仁三年記云寬平六年新羅凶賊到對馬島島司善友討返即給賞

又云引見寬平外記日記云有警固北陸山陰山陽南海等道要害

日本紀畧云延喜六年七月十三日隱岐國言從坤方猛風高吹天健金草命託宣新羅賊類

浮居北海我爲追彼令吹大風者如帆柱木等流着是新羅賊船帆木者神明所告其徵如此

本朝文粹答新羅返牒

菅 淳 茂

却歸使人等事

伏思當國之仰貴國也禮敦父事情比孩提唯甘扶較執鞭豈憚航深棧險而自質子逃遁隣
言矯誣一千年之盟約斯淪三百歲之生靈到此春秋不云乎親仁善隣國之寶也魯論語曰
不念舊惡是宜恩深含垢化致慕羶今差專介冀藏卑儀者如牒都統甄公內撥國亂外守主
盟聞彼勳賢孰不欽賞然任土之琛藩王所貢朝天之禮陪臣何專代大匠而採力慕庖人而
割肉雖誠切攀龍猶嫌忘相巖縱宰府忍達金關之前而憲臺恐安玉條之下仍表函方而以
從却迴宜稽之典章莫處疎隔過而不改如其餘何但輝函等遠疲花浪漸移葭灰量給官糧
聊資歸路今以狀牒牒到准狀故牒

按輝函扶桑
畧記作輝崙

延喜年月日

扶桑畧記云延長七年五月十七日新羅甄萱使張彥澄等二十人來着對馬島持送太宰府
司書狀并信物又送島守坂上經國書及信物等請向府彥澄辭云彼國如右欲進調貢爲蒙
大府仰奉向彥澄等云々島司守憲法拘留彥澄等俯地申云本國王深存入觀之情重致使
信之勞空從中途歸去身命難爲存島司猶拘使以事由言上府府即申太政官其送府書序
欲奉朝庭之由送島書謝送歸彼國飄蕩人之事先是去正月十三日新羅交易海藻於食羅
島之船飄蕩着對馬下縣郡島守經國加安存給糧食并差加擬通事長岑望通檢非違使秦
滋景等送歸金州三月廿五日滋景獨還來申云金州王甄萱數併數十州稱大王望通等到
彼州之日促座緩頰懇勸語曰嘗有宿心欲奉日本國前年不勝丹款進上朝貢而稱陪臣貢
調被返却也一日欲稱寡者且爲奉本意本意已遂裝船將進朝貢之間汝等幸過來因拘留
望通懇免滋景初經國歸飄蕩人之時牒送金州金州寄彥澄送返牒陳謝恩情兼述願朝貢
之深款及注可進發復禮使李榮等之由李榮遂不來廿一日太政官符太宰府新羅人張彥
澄等給資糧從放歸并令文章博士等修太宰對馬返牒書狀案下遣太宰牒畧云潘固致
自成警關之勤人臣無私何有逾境之好故猥存交通春秋遣加貶之誠曲求面覲脂粉絕爲
容之勞計也輝崙早歸區陳旨意何亦彥澄重到顯示晤言空馳斷金之情未迴復主之慮爰
守典法既從却歸云云對馬牒畧云前救瀕頂之危適成授手之慮非是求隣好唯爲重人生

云云其廻法之旨同府牒其大貳書畧云調貢之禮蕃王所勤輝岳先來已乖例彥澄重至猶有塞遠縱改千萬之面何得二三其詞所贈方畚不敢依領人臣之義已無外交云云對馬守書且絕私交不受贈物

今昔物語云今ハ昔文德天皇ノ御代ニ新羅國ニ仰セ遣ス事ヲ不用レハ大臣公卿被僉議テ云ク彼ノ國ハ□□天皇ノ御代ニ此ノ朝ニ可隨キ由テ申セリ而ル此ク仰セ遣ス事ヲ不用ハ未代ハ惡ナリ然レ速ニ軍ヲ調テ彼ノ國ヲ可被罰キ也ト被定テ其ノ時鎮守府ノ將軍藤原ノ利仁ト云ル人ヲ彼ノ國ニ遣リ利仁心猛ク其ノ道ニ達ル者此ノ仰テ承テ後心ヲ勵テ出立ツ間多ノ猛キ軍共ヲ員ス不知ス多ノ船ニ調ヘ被乘ル而ル間彼ノ新羅ニ此ノ事ヲ不知ス其レ此ノ事ニ依テ様々ノ物恠有ハケレ占トス異國ノ軍發テ可乘キ由テ占ヒ申ハレ其ノ國ノ國王ヨ始メ大臣公卿驚駭テ云ク異國リ猛キ軍發テ我國ニ來ニ手向テ可支キ様無シ然レ只不如三寶ノ靈驗ヲ深ク可憑キ也ト定メ大宋國ニ在ス灑全阿闍梨ト云フ人有リ惠果和尚ノ御弟子ト眞言ノ密法ヲ受ケ傳テ止事無キ聖人也忽ニ其ノ人ヲ請テ調伏ノ法ヲ令行其ノ時三井寺ノ智證大師ハ若ク宋ニ渡テ此ノ阿闍梨ヲ師ト眞言習テ御ケル其レ共ニ新羅ニ渡テ御ケレ我カ國ノ事ニ依テ何ヲ知給ハ爲ル而ル間調伏之法既ニ七日ニ

滿ル日壇ノ上ニ血多ク泛リ阿闍梨必法ノ驗可有キ也ト云テ結願本ノ宋ニ返リ而ル利仁ノ將軍出立ツ間山崎ニ病付テ臥ケリ間俄起走□□ニ空ニ向テ太刀ヲ拔テ踊上リ踊上リ度々切レ程ニ倒テ死リ然レ他人ヲ亦遣ス事無ク止ケ其ノ後智證大師宋リ此朝返リ給テ新羅渡リ事ヲ語給ケル聞テ此ノ國ノ人然ハ利仁ノ將軍ノ死ノ事ハ其調伏ノ法ノ驗ニ依テ也ト知レ此ヲ思フ利仁將軍モ糸只人ハ非スト思ユ然カ空ニ向テ切ケ定メ目見コソハ有メ然レト法ノ驗ヲ揭焉カ故ニ忽ニ死ス也ケリト語リ傳リトヤ按利仁延喜中爲上總介任鎮守府守多帝時共可疑然至于其欲攻新羅不果而卒事或有之故姑繫于此
古事談云宇多御宇利仁將軍討新羅ノ間於彼國海上頓滅云云此事智證大師御入唐ノ時依彼國之語被行調伏之故歟

雞林拾葉第五

日本紀畧云承平七年八月五日乙酉左右大臣以下着左仗關見高麗國牒等

經信卿記云自殿有召者參殿仰云匡房所進可載高麗返牒雜事文可見之者引載長德承

平天應永承等返牒等文云々

日本紀畧云天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太宰府牒高麗廣評省却歸使人

經信卿記云天慶年中高麗國使下神秋連陳狀彼國王愁怨被停朝貢之事

日本紀畧云天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乙未出雲國言上隱岐國新羅舟七艘寄着之由

和漢合運曆云天曆六年壬子三月比新羅國ヨリ長谷寺へ三十三種寶物來到昭明王后

奉進彼國年號幸中六年云々按新羅當作高麗先是承平年中新羅滅而高麗并領三韓也今昔物語效之

今昔物語云今ハ昔新羅ノ國ニ國王ノ后有リ其ノ后忍ヲ竊ニ人ニ通ケリ國王此ノ事

ヲ聞テ大ニ嘆テ后ヲ捕テ髮ニ繩ヲ付テ間木ニ釣リ係テ足ヲ四五尺許引上テ置ケリ

后辛苦惱亂ト云ヘト更ニ可爲キ方先ク自ラ心ノ内ニ思フ我レ此ク難堪キ咎ヲ蒙

ト云モ我ヲ可助キ人无シ而シ傳テ聞ハ此ノ國ノ東ニ遙ク去テ日本ト云フ國有

リ其ノ國ニ長谷ト云フ所有ク觀音ノ靈驗ヲ施シ給フ在ト菩薩ノ慈悲ハ深キ事大

海モリ深ク廣キ事世界モ廣シ然レ憑テ係ケ奉テ人何カ其ノ助リ不蒙ト祈請テ

目塞_ア思_ヒ入_ア有_ル間_ニ忽_ニ足_ノ下_ニ金_ノ榻出來_ニ然_レ后此_レ我_カ念_レ奉_レレ
依_テ觀音_ノ助_ケ給_フ也_ト思_フ其榻_ヲ踏_テ立_コル苦_ソ所无_ク此_ノ榻_ヲ人見_ル事无_シ
其_ノ後日來_テ經_レ后_ニ被免_レ后_ニ偏_ニ此_レ長谷_ノ觀音_ノ助_ト知_テ使_テ差_テ多_ク財物
ヲ令持_テ日本_ニ送_テ長谷_ノ觀音_ニ奉_ル其_ノ中_ニ大_キナ鈴鏡金_ノ簾有_リ于今彼_ノ山
納_メ置_リ實_ニ長谷_ノ觀音_ノ靈驗_ニ不思議也_ト又見宇治拾遺物語

日本紀畧云天祿三年九月廿三日太宰府言上高麗國南京府使者對馬島之由
百練抄云天祿三年十月廿日諸卿定申太宰府言上高麗國牒送事宰府可賜封符者
日本紀畧云天延二年十月三十日高麗國交易使藏人所出納國雅相具貨物參入其中彼
國馬一疋羣毛似本朝馱馬不可為貢賒

元亨釋書云正曆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務州人楊仁紹二商曰
百濟國后妃有美姿國主受重未適壯齡其髮早白后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效王又憂
之一夕后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所之覺後后悅甚便向日本國作禮祈
求又夢日本國之一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后髮紺碧過始以是寄我等二人以闕伽器金鼓金
鐘等什物遙獻彼像不知勝尾寺為何處太宰府使使者送到寺云
百練抄云長德三年六月十三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牒狀事會議不可遣返牒可警固要害又

牒狀不似高麗國牒是大宋國之謀畧歟十月一日旬出御南殿之間太宰府飛驒到來申高
麗國人虜掠鎮西之由仍止音樂庭立奏事了令諸卿定申之
四年二月太宰府追伐高麗國人
經信卿記云長德之比高麗新羅若有可咎事者每條可咎之由有定云々
百練抄云長保四年六月廿七日諸卿定申高麗國人不堪彼國苛酷引卒伴類可住日本國
之由言上事

權記云寬弘元年三月七日辛卯參內左大臣就陣被定安房守秀俊申雜事六ヶ條中因幡
國言上于陵島人十一人事等
本朝麗藻云高麗蕃徒之中有新羅國迂陵島人忻兢忙之者其文不優頗知詩篇臨別之日
子與一篇

勸解相公

我尋京洛辭雲去君赴高麗棹浪歸後會難期何歲月秋風宜使雁書飛
源為憲

代迂陵島人感皇恩詩
遠來殊俗感皇恩彼不能言我代言一羣先摧身殆沒流蓬暗轉命纔存故鄉有母秋風淚
旅館無人暮雨魂豈慮紫泥許歸去望雲遙指舊家園

公任卿集云トきうるまの島人きてあゝけ人のいふ事をきくまトきとまトせ給て
あへりこと聞えさりなる人母

千載おろつらあうるまト島の人あトや我トうトむるをまトせらトなる

かへし

はるらぬるト島人のことトの葉をまるとをト見らん風のたよりよ

十訓抄云橋正道カ身ノ沉メル事ヲ恨ミテ異國へ思立ケル折節具平親王家ノ作文ノ

序者タリケルニユレナカキリトヤ思ケン齡亞顔駒過三代而猶沉恨同伯鸞歌五噫而

將去トソカキケル源爲憲其座ニ候ケルカ此句ヲアヤシミテ正通思心アリテ仕ツレ

リト申ケレハサスカ心細クヤ思ケン涙ヲ流シケリサテ罷出ルマ、ニ高麗ヘソ行ケ

ル世ヲ思切ムニハカクコソ心キヨカラメトイミシク哀ナリ彼コニテ宰相ニナサレ

ニケリト後ニキユエケリ又見古今著聞集

小右記云寛仁三年四月十七日戌刻許惟圓師持來帥中納言書今月七日書云刀伊國者

五十餘艘來着對馬島殺人放火警固要害差遣兵船府飛驒言上者惟圓歸去不幾重來云

八日送内房帥書同飛驒持來云件異國船來着乃古島去太宰府驛同咫尺云々十八日去夜飛驒解

文事侍從中納言行成卿行之云々宰相問遣太宰府解文案内行成卿返報書云府解文云

刀伊國擊對馬壹岐等島對馬守遠晴參府參入道殿即給調次參内右大臣大納言齊信公

任中納言行成賴宗實成參議道方公信通任等先參入刀伊國事於壁後問行成卿對馬守遠晴申

狀壹岐守理忠被殺事彼島講師常慶脫來以理忠郎等ム丸申旨所申也刀伊國船事定已

五十餘艘其迅如隼云々從海陸令襲責者飛驒云刀伊國者二人被射殺者

了云々廿五日酉時許惟圓持帥書去十六日書示異國人去九日來着合戰等子細在府解又示

可辭退否事惟圓云使者乘隼船參上但異國八日俄來着能古島同九日亂登博多田府兵

忽然不能徵發先平爲忠同爲方等爲師首馳向合戰異國軍多被射殺不留戰場將入船中

又有弃置者又有生虜者等又奪取兵具甲冑者一船中有五六人合戰場每人持楯前陣者

持鉞次陣持大刀次陣持弓箭者箭長一尺余許射力太猛穿楯中人府軍被射殺者只下人

也爲將軍者不被射乘馬馳向射取只忌加不長聲引退刀伊國人之中有乘船遁去傍岸棹

船府軍等依無兵船不能追擊從陸路馳行刀伊人更下船欲燒管前官府兵射殺前行兵一

人驚乘船逃遁十日十一日北風猛烈不得還渡逗留海中神明所爲歟兩日間府令營造兵

船卅八艘令追襲賊徒遁去指本州漕去府兵船又令廿餘艘乘勝逐之又致行朝臣調十餘

艘相逐但先可到壹岐對馬等島限日本境可襲擊不可入新羅境之由陸家都督所誠仰也者使

者又云如只今似被討平也賊徒甲冑兵具等少々被奪取云々後聞帥使說壹岐對馬島人

等悉取載船合戰之間島人等叫云馬を馳かけ射よれく病たり仍官軍等馳進射刀人遁

走歸乘舟此間被取載之二島者多下從船遁來博多田云件刀人為躰多食又多飲水馳馬以加不其射留有恐怖氣者又云以兒為荒卷落置博多田津云々食人云々

朝野群載擊取刀伊國賊徒狀

太宰府解 申請官裁事

言上刀伊國賊徒或擊取或逃却狀

右件賊船五十餘艘來着對馬島劫畧之由彼島去月廿八日解狀今月七日到來即載在狀言上先了且整舟船且與軍兵警固要害所々然間壹岐島講師常覺同七日申時參來申云合戰之間島司理忠及島內人民皆被殺畧常覺獨逃脫者同日襲來筑前國怡土郡經志摩早良等郡奪人物燒民宅其賊徒之船或長十二箇尋或八九尋一船之機三四十許所乘五六十人二三十人耀刃奔騰次帶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許相從如此一二十隊登山絕野斬食馬牛又屠犬肉與婦兒童皆悉斬殺男女怯者追取載船四五百人又所々運取穀米之類不知其數云々事出慮外要害地廣雖召人兵來未多雖整舟船勢未雖雖然與所差遣兵士并彼郡住人文室忠光等合戰之場賊徒中矢者數十人或扶以載船其中追所斬首數輩兵士等中矢十余人同八日移來同國那珂郡能古島重錄在狀言上又了但彼郡人民或迷鬪戰或為賊虜飛驒言上之前不申子細也以前少監大藏朝臣種材藤原朝臣明範散位平朝臣為賢平朝臣為忠前監藤原助高儀仗大藏光弘藤原友近等遣警固所令相禦同九日朝賊船襲來欲燒警固所距却之間奮呼合戰其間中矢者十余人賊徒遂不能前戰還着能古島其後二箇日風猛波高不能相攻十一日未明同國早良郡至志摩郡船越津先是分遣精兵像令相待同十二日酉時上陸與大神守官權檢非違使財弘近等合戰中矢之賊徒卅余人生得二人其中一人被疵一人女少貳平朝臣致行前監種材大監藤原朝臣致孝散位為賢同為忠等差加兵士以船卅余艘令攻迫同十三日賊徒至肥前國松浦郡攻劫村間爰彼國前介源知率郡內兵士合戰中矢者數十人生得者一人賊船不能進攻遂以歸却發向兵船等攻戰云々又差遣救兵四十餘艘了但生虜者等皆高麗人者以通事令尋問之處申云高麗國為禦刀伊賊遣彼邊州而還為刀伊被獲也者其疑難决追賊之船還之後搜實誠追可言上又所擊獲首虜并戎具等追將進上且錄在狀謹解

寬仁三年四月十六日

三品 帥 親 王 在京

正二位行中納言兼權帥藤原朝臣隆家

正五位下行少貳兼筑前守源朝臣道濟

從五位下行少貳藤原朝臣盛規

正六位上行大典上毛野朝臣師善

從五位下行大監菅原朝臣雅隆

大監正六位上大藏朝臣光順

從五位下行少監豐島真人靜風

正六位上行少監上毛野朝臣行蔭

小右記云廿七日頭弁經通合攝政命來曰太宰府解文事飛驒解文刀伊國今日可定申者未刻許參入覽之左大弁方遣參入召外記順孝問上達部參不申云大納言任公右衛門督實成雖有所勞相扶宜者可參入也自余故障者召遣之間大納言右衛門督等參入先是經通下給太宰解文云可定申者定申云府解文云申刀伊國人而獲得者三人推訊之處申云高麗國為禦刀伊賊遣彼邊州而還為刀伊被獲也云々數千人刀伊賊外高麗人何必被捕乎偽稱刀伊人歟決斷府可言上歟兵具首虜不可令進又四王寺御修法殊可被行對馬島司遠晴早可遣本島但差副堪事者令勤防護仰國々令運兵糧催遣防人又壹岐守理忠被殺害事此度解文慥尋問可言上也而無其事可仰其由歟事若有實暫遣拒捍使可令警固歟定申趣以經通令申攝政命云任上達部定申可給報符者但兵糧糧可注進之由可加載報符者五月四日太宰府報符從左中弁許見送之件官符今日請印云々六月廿一日今日帥書付脚力送之高麗人未斤達五月廿九日到着筑前國志摩郡申云去年三月十六日從彼國康州隨身米千石參着京都六月十五日罷歸之間被放逆風去月八日到大宋國明州今年五月廿四日罷歸本國之間遭逆風來者依有大疑禁固令訊問者廿九日參內秉燭後左中辨經通下給太宰府言上筑前國壹岐對馬等島人牛馬為刀伊人被殺害并被追取解又勳功者注申事又處々合戰狀勘問刀伊人及此度流來未斤達等文傳仰云太宰言上解文中注

進勳者功可賞哉否又流來者并初刀伊人等勘問等事可定申者抑勳功賞有無如何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申不可行之由其故者有勳之者可賞進由雖載勳符々々未到之前事也余云不可謂勳符到不假令雖不募賞事至有勳功者賜賞有何事實平六年新羅凶賊到對馬島島司善友打返即給賞雖無彼募前跡如此他事相同就中刀伊人近來警固所又追取國島人民千餘人并殺害數百人牛馬等亦殺壹岐守理忠而太宰府發兵士忽然追返并射取刀人猶可有賞若無賞進向後事可無進士歟大納言齊信同余定其後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及已次皆同伴等定文注太宰府言上賊徒合戰之間雜事

一府所注進勳功者事

右大將藤原朝臣中官大夫藤原朝臣權大納言藤原朝臣權中納言藤原朝臣皇太后宮權大夫源朝臣左大辨源朝臣右大辨藤原朝臣資平朝臣等定申云先日賜勳符之日被募攻伐之間有功績輩隨其狀可加抽賞之由而所注申者在勅符未到着以前不可理必被行其賞歟但散去餘衆非無向後之畏為勵後輩聊可賞進歟

一生虜者勘問事

同前諸卿等定申云所注申之人合戰間雖多中矢者捕得賊徒唯三人也而勘問之場共陳申高麗人之為刀伊賊徒等被虜之由縱雖非刀伊國之人同船送數日之間盡見其按內而

不窮問其趣難。鬱結又拷訊之者不承伏時度々可究拷也加之不注杖數頗以不愷重以窮問可言上其旨歟。又言上流來高麗國人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先日賊徒之中多有高麗國人者此間流來輩非無事疑安置別處重令尋問可經言上之由可被下知歟抑異國賊徒來候之恐不可不慎先後來賜何不怖畏方々可被祈禱歟。

太宰注進成勳功者

散位平朝臣爲賢

前大監藤原助高

僕仗大藏光弘

藤原友近

友近隨兵紀重方

以上五人警固所合戰之場相戰者雖數多賊徒正中件爲賢等矢但重方不載先日府解事標子細依不注申也令尋實誠追所言上也。

筑前國志摩郡住人文室忠光

賊徒初來志摩郡之日與所差遣兵士合戰之間中忠光矢者多又斬賊徒之首進上并進彼戎具等。

同國怡土郡住人多治久明

賊徒到來之間於當郡青木村南山邊相戰賊徒合戰射取賊一人斬其首進府先日解文難注子細仍件久明白漏矣。

大神守宮擬檢非違使財部弘延

賊徒擊却之間計要害所々件守宮等差加兵士豫所遣也而於筑前國志摩郡越津邊合戰之間中件守宮等之矢者多就中生捕者二人但一人被疵死了。

前肥前介源知

賊徒還却之間於肥前國松浦郡合戰之間多射賊徒又生捕進一人前少監大藏朝臣種杙

賊徒逃却之日依有兵船運出之告以少貳兼筑前守源朝臣道濟遣博多津且令解纜且問遣其案內之處奉使者等各申云賊船數多猶造兵船一度可罷向者其中種杙獨申云種杙齡過七旬身爲功臣之後待造了兵船之間恐賊徒早逃奔命忘身一人先欲進向者道濟以種杙所言而爲善整出衆軍了者依賊船之早去誠雖無遂戰種杙之所言忠節不

淺

壹岐講師常覺

賊徒三襲每度擊返後不堪數百之眾一身逃脫身雖非在俗其忠不可隱
右去四月十八日給當府勅符云箇裏若有攻戰忘身勳功超輩者隨其狀跡加以褒賞者言
上如件

事定了子四剋退出件定文未清書仍書具可奉由仰左大辨了

筑前志摩郡人五百四十七人

被殺害者百十二人被追取者四百二十五人牛馬七十四疋頭

早良郡人六十四人

男廿四人女四十人牛十頭馬九疋被殺害者十九人被追取者四十四人被切食牛馬六
疋頭

正頭

怡土郡人二百六十五人

被殺害者四十九人男童并四十人女六人被追取者二百十六人男卅八人女童牛馬卅三疋頭

六頭馬
十八疋

能古島人九人

女六人童三人馱四十四疋牛廿四頭

壹岐島

守藤原理忠被殺害

被殺害島內人民百四十八人法師十六人童廿九人女五十九人被追取女等二百卅九人

遺留人民卅五人諸司九人郡司七人百姓十九人

對馬島

銀穴燒損了云々

被殺害人十八人被追取人百十六人男三十三人女童合八十三人童二十八人女五十六人

上縣郡百四十一人

被殺害人九人被追取男女童并百卅二人男三十九人女童九十三人

下縣郡男女并百七人

被殺害男女並百七人被追取男女童九十八人男三十八人女童并六十八人

並三百八十二人男百二人女童二百八十人

被燒七人々住宅四十五宇

爲賊徒被切喰牛馬百九十九疋頭馬八十二疋牛百十七頭

七月十三日直物次有叙位除書等敦賴惟通^四俊遠成順^加種棧任壹岐守八月三日都督書云々副府解并內藏石女申文

太宰府解申請官裁事

言上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越渡高麗國隨身爲刀伊國賊徒被虜女拾人歸參狀

二人筑前志摩郡安樂寺所領板持庄人即進府

一人病船中不參府

八人對馬島人

二人到來之間病惱死去

五人又病惱留本島

一人進府

副進賊虜女內藏石女等申文

右得對馬島去六月十七日解狀同廿一日到來併得管上縣郡伊奈院司同十六日解狀併刀伊賊徒到來之間判官代諸近并其母妻子等被虜而賊船還寄當島之日諸近獨身逃脫罷還本宅然間以昨夜盜取小船逃亡已了定知爲恐當島之厄罷渡陸地歟早被言上大府將被召返者島內人民爲賊被虜僅所遺民又渡他處若無被召返之定慈遺民不可留跡

望請府裁被仲下管內諸國尋在所將被亂返者而又得同島今月九日解狀同十二日到來併件諸近以去六月十五日晦跡逃亡仍其由言上先了而以今月七日諸近到來申云刀伊賊到來之日諸近母伯母妹妻子從者等并十余人被取乘賊船慮外往反筑前肥前等國但賊徒還向之次寄對馬島爰諸近獨身逃脫罷留本島而竊惟離老母妻子猶雖存命已有何益不如相尋老母委命於刀伊之地欲申事由於島司渡海制重仍竊取小船罷向高麗國將近刀伊境欲問老母存亡爰彼國通事仁禮罷會申云刀伊賊徒先日到來當國殺人掠物欲相戰之間逐電赴日本國仍艤舟備兵相待之間無幾還向重殘滅海邊仍豫於五箇所備舟千餘艘所々襲擊悉以擊殺了其中多有日本國之虜者彼五箇所之內且三箇所所進三百餘人也待集遣二箇所之人乘船可被進日本國之由已有公定且還對馬島可申此由者爰罷會彼賊虜中本朝人等問老母存亡即申云賊徒等到着高麗地之間取載強壯高麗人以病羸羸弱者皆入海了汝母并妻妹等皆以死了者只會伯母一人欲罷還本土之處本朝同國之制已重無故罷還者定可當公譴縱雖得書牒無証更不可被信用因之受乞日本人爲証件人欲罷還之處高麗國且以賊虜十人充給抑諸近依思老母已忍罪過知母死亡至于今者進身於公廳左右可隨裁定者投着異國朝制已重何況近日其制彌重仍召諸近身相副件女三人差島使前掾御室爲親進上如件者謹檢按內異國賊徒刀伊高麗其疑

未決今以刀伊之被擊知不高麗之所為但新羅者元敵國也雖有國號之改猶嫌野心之殘縱送虜民□為悅若誇勝戰之勢偽通成好之便抑諸近所為先後□也越渡異域禁制素重況乎賊徒來侵之後誠云以先行者為與異國者而始破制法而渡海無書牒而還以將來虜者優而無坐其罪恐向後愚民偏思法緩輒渡海為懲傍輩禁候其身須待高麗國使申上其按內然而來不難知旬日欲移下民之言誠雖難信境外云為非可默爾仍注在狀言上如件謹解

寬仁三年七月十三日

內藏石女等解申進申文事

注申被追取刀伊賊徒能向高麗國海路雜事並歸參本國按內等狀右石女安樂寺所領筑前國志摩郡板持庄之住人阿古見對馬島住人也而共被追乘賊船日來之間見其按內所々合戰之日石女等能乘兩船之內中矢賊徒五人也而着對馬之岸之間皆以死了此外傍類船被疵死亡者追日不斷爰罷着高麗國岸之後賊徒等每日未明之間上陸地滅海邊別島等之人宅運物取人也費則隱島々撰取強壯之者討殺老衰之者又日本虜者之中病羸者皆以入海了夜則各々潛悉去也如此送廿餘箇日之程五月中旬之比高麗國兵船數百艘襲來擊賊爰賊人等勵力雖合戰依高麗之勢猛無敢相敵之者則

其高麗國船之體高大兵仗多備覆船殺人賊徒不堪彼猛船中殺害所虜之人等或又入海石女等同又被入海浮浪仍合戰按內不能見給無幾有高麗船扶了即□勞所令蘇生也但見被救乘船之內廣大不以例□造二重上立櫓左右各四枝別所漕之水手五六人所□士二十余人許下懸檝又一方七八枝也船面以鐵造角令衝破賊船料也舟中儲雜具鐵甲冑大小鉞熊手等也兵士面々各々執持之又人大石討破賊船又他船長大已以同前合戰事異之後石女等一類卅余人各給驛馬近金海府之途中十五箇日每驛以銀器供給其勞尤豐官使仰云偏非勞汝等只奉尊重日本也者着金海府之後先以白布各充衣裳兼以美食給石女等六月卅々日之間令安置彼府爰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為尋訪被追取賊徒之母妻子等到來高麗國聞母子之死亡為歸本朝仍為證據申請虜女十人離岸之日彼朝公家充給歸糧料人別白米參斗干魚卅隻兼給酒食但金海府前召集之日本人并三百余人是三箇所軍船所進也殘二箇所人等來集之後差使可返進之由且言上公家者往反按內言上如件

寬仁三年七月十三日多治比阿古見

內藏石女

廿一日藏人右少弁資業合攝錄命云太宰府言上解文等定申先度解文事又々可醫固要今般解文等

害事祈禱事等如先日報符可勤行事新羅人能可守護事兵糧糯米追可催納事可給官符者即仰下了廿三日右少弁資業持來給太宰之報符仰可令捺印之由九月十九日入夜惟圓師持來帥納言書其狀云從高麗國虜人送使來對馬之由申彼島解文仍言上其由具案內注府解等明日臨時祭始一府大事也忿々間具事等不令申付者九月四日書左經記云九月廿二日參內右大臣中官大夫權大納言左大將右衛門督右大弁侍從宰相等於左仗被定申太宰解文新羅國所送為刀伊國被取壹岐對馬等人共申云先召太宰府民二百餘人副新羅國并對馬解文等云々隨問定依實可被行左右歟云々

小右記云廿二日召使云今日右府有可被定申事可參入者答依犬死穢不可參由了若太宰府言上高麗國事歟件事昨日入道殿有被示事其趣者為刀伊國賊被虜者二百七十人許云々男六十人女二百餘人相送者二百餘人云々只牒對馬命云給絹米等可歸途也先尋新羅國貢調時給物例可被行歟者廿三日宰相云昨日右大臣按察大納言齊信權大納言公任左大將教通右衛門督實成右兵衛督公信右大弁朝經參入頭弁經通下給太宰府解文高麗國牒等諸卿定申云高麗國使召上太宰府暫安置便處厚賜資糧可被問此間持疑事等又先日太宰解文注刀伊國高麗國牒注女真國此事可被問太宰府又馳驛可申而以脚力言上旬日多廻同可被問也給報符又隨申上其度可被定申歟者今朔源大納言示送云高麗使事其定如何數多者着小島送旬月者可量國強弱可知衣食乏以早返為先見牒案內始自文書手跡無所耻不論才之淺深可作返牒歸祿等程如何內々可給位階由云々牒已不送日本何授位階又知本位進一階所候也牒文無牒位此間憤申侍於一朝中事者雖無是非誰人謂其旨酌異國事先々所不緩怠也只可歸送先日捕得者流來者等也二百餘人男女何阿容異朝謀詐乎追々被尋問者自可知實不使久住事未得意侍依彼朝謀畧之旨我朝可被推行之有樣未思得侍者報依觸穢不預僉議由但昨定旨以宰相談說告大納言今案不可被強尋問歟只以差使送送虜者可為為其志給物被早返還上計歟大納言重示送狀云定旨大畧承侍不馳驛由大府失也不高麗失依後々重言上可被定下事如何雖有彼朝詐可被行旨如何只如不知早被廻却使上計也彼國牒中女真時々注貢獻由是所尤可責不順旨也擊得異國凶賊以虜民送當朝尤大事也宋朝可牒我朝而別府安東護府牒送對馬島此旨頗可顯返牒許也者余又報事旨了廿四日今朝源納言示送云世間所憑思者兩納言也此度事內々承寄侍被聞四條大納言若案內被甲歟者高麗使經歷登岐對馬二島參太宰府如何入秋之後風波不靜歟廻却之期已及嚴冬彼國牒對馬使者指其處更召上太宰往還之間若有漂沒極可不便歟又於太宰被問何事乎經兩島之程計之見衰弱由歟賜返牒并物從對馬返遣宜歟以此由示達四條大納言報云定日申往反之間若經其日無便廻却彼是云猶問可然事可遣者仍

不強申可有議事也但衰亡事見聞歟者十二月卅日戌刻許肩雨前大納言俊賢卿送書狀云只今自太宰府言上聞高麗使日記自對馬島着筑前國彼國人卅人乘船已漂沒二艘僅到着也先日案合令出見流來虜人等使申件者高麗人而不知其來由者此尤可疑問安東護號申云件府彼朝鎮東海府也他府皆改其號爲州也彼府獨爲惣攝府仍所送虜人也者端書云自對馬不被歸被迎府事極奇議也如案漂沒可哀者件事所示尤理也稱賢卿相所定也彼日余不預參後聞此定前大納言聞此定諺難可然四條大納言預彼議余示此事所答有諾氣初陳海道難由傍卿云猶可召上府者不能強執所同也者今般定頗不宜前大納言緣彼時案相當臨夜冒雨所馳示歟

百練抄云寬仁四年二月十六日諸卿定中高麗國牒狀事

日本紀畧云寬仁四年二月十六日戊戌右大臣以下參入被定高麗返牒事令太宰府牒高麗國令發歸鄭子良等及生虜流來事四月十一日壬辰請印太宰府遣高麗國返牒官符左經記云寬仁四年四月十一日有召參右府下給太宰府言上高麗國鄭子良欲歸去府解仰云前日定下子良等祿法并遣高麗返牒等了彼到着之日慥給祿物并返牒等可返遣之由可給官符即下大夫史奉親令作官符依火急事自殿上方召上官符忽於結政所請印入夜退出八月廿五日高麗國使鄭子良給祿之由府解并子良祿物等右府被奏而今日依凶

事不申不能奏達之

大鏡云帥殿の御一腹は十六みて中納言よかりなとしてよの中ははるなものといてれ給ひ殿の御童名は御君とか御めのせこかはれ給ひよこそいとくあらしかりしよろはつころせ給ひしかやませ給ひて御まらひせえ給へるころ大貳の關いてきて人々のそみのくありし唐人の足つころふらなるよ見せんとおふしてころみよからはやと申給ひなせふことくなくならせ給ひてしをか政よく給ふとてつく志人さなら志らひ申たりなり例の大貳十年あふとめてのほり給へりところを申しら彼國よれこまは程刀夷國のゆは俄よこの國をうちとらんとや思ひなむこえさとりなるよつくしおそかねての用意もあくて大貳殿弓矢の本をえをもお給せぬといふことおふしなせとやませころかこくおはする人ふて筑後肥前肥後九國の人をれこさせ給ふをいさるものあて府の内よつらうまつる人をさへおしとめてたくかおしめ給ひなせいかや海ら方れものともいとおふく志あふるふはわいへと家たかくれこまはけいこしかりし事いらいら給へり殿そら此中宗と射らへしたるものともあるして公家よ奏せられたりしら皆賞せさせたまひき種棧の壹岐守よあされその子も太宰監ふこそいなさ

せ給へし。此種杖をさうの純友ふらぬりしものくをちかりさて壹岐對馬の人を
いとあふく刀夷國ふとりもていきたりなれ。新羅のこかといくはをおこし給ひて
こなうあらへし給ひてけをばて使付てぬかふこの島を送給へりなむの彼國の使
あむ大貳金三百兩とらせてかへさせ給ひなる

八幡愚童訓云寛仁ノ比東夷ノ國賊日本國へ襲來ノ時壹岐島ノ常行法師ト云者ノ母
トヲレテ行ヌ我子ニ今一度アロミセ給ヘト大菩薩ニ遙ニ祈念シ奉レトモ海隔テ境
遠クシテ歸ル事更ニ有ヘカラス歎ノ餘リ身ヲ投ントテ海ノ邊ニ望所ニ海アサカリ
ケル程ニ渡リユケハ片時ニムカロノ地ニ付ヌ是高麗國ナリ件ノ海ハ深キコト底モ
ナク廣キコトホトリモナシ風波荒クシテ舟船ナテ容易クカヨハサル道也併大菩
薩ノ御助也ト驚テ高麗ノ王官食ヲ與フテ日本ニテクワル天喜年中ニ三十餘歳ヲヘ
テ本國ニイタリ愛子ヲ見ル事不思議也偏神恩ナラテハイカテカノル事ハ有ヘキト
悦事無限リキ

百練抄云永承三年五月二日太宰府進新羅曆與本朝無相違但十二月大小不同云々
六年七月十日高麗國牒狀返上日向國女事
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王申醫師事以權左中弁匡房朝臣可令書宰府返

牒云々

經信卿記云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今日陳定也仍西剋參内先是大官大夫左大弁被候陳
座左衛門督參大官大夫被示云至于昏黑人々不參甚難堪事也凡依人少令奏其由之處
可遣召右大臣者秉燭之後春官大夫右衛門督俊明參次右大臣被參大官大夫召藏人弁被奏
人々故障并如此大事人少何様可候之由仰云早可定申者次被奉文書於右大臣右大臣
少々披見被示云不能忽見令讀上欲定申者仍被下左大弁左大弁讀之先被定伊勢豐受
大神官禰宜訴申自正月至五月所供神膳年魚代關意事次官問注王則貞事左大弁定申
可遣醫人之趣右衛門督定申不可遣由左衛門督同左大弁予定申云件事旁依多疑召上
付送高麗國牒狀本朝商客王則貞被覆問乎但太宰府解云彼國傳聞太宰府有良醫可被
渡送之由所牒示也者而今不覆問其旨頗不審也抑高麗之於本朝也歷代之間久結盟約
中古以來朝貢雖絕猶無異心是以若有可牒送者彼朝申牒本朝報示今當斯時為療病痾
申請醫人思其由緒查被裁許乎若於可遣者除上臈醫之外可撰遣一兩歟獨向異土可多
心鬱之故也且又可被召問雅忠朝臣又申請之後漸歷居諸彼病若平愈者奈渡遣何仍今
度太宰府送牒被問彼病痾體并愈否重隨申請可渡遣歟兩箇之議可隨勅定又所送太宰
府方物等納否之條忽乘前議其故者天慶年中高麗國使下神秋連陳狀彼國王愁怨被停

朝貢之事者以件方物可准朝貢者忽乘前議可難容納歟然則被尋彼例可被量行歟又彼國牒狀多有三通云々今有一通偏爲送太宰府牒狀歟被尋如此例等可被牒送歟云々朝野群載

太宰府解 申請官裁事
言上高麗國牒壹通狀

右商人往反高麗國古今之例也回茲去年當朝商人王則貞爲交關罷向彼州之間禮賓省牒壹通相副錦綾麝香等所送也是則聞經迴鎮西之由牒送旨件則貞所申也者異國之事爲蒙 裁定未檢知件錦綾麝香等何況可請取先相副件牒狀言上如件謹解

承曆四年三月五日

高麗國禮賓省牒 大日本國太宰府

富省伏奉聖旨訪聞 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迴飯故鄉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效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華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斤分附王則貞責持將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可收領者牒具如前富省所奉 聖旨備錄在前請 貴府若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正段麝香者謹牒

己未年十一月 日牒

少卿林既木

生

卿崔 卿鄭

經信卿記云十四日外記季實來云今日仁王會并季御讀經定文陣定可候云々申時參內先是右府被着陣仁王會季御讀經被定了召右中辨通俊被內覽奏聞次右大臣被渡文書於大宮大夫云宋朝商客孫忠持參錦綺可被納歟若被納者可有管信物歟者又高麗國申請醫者可遣歟若可遣者可遣誰乎又可被副別使歟可被定申者次各定申云々次被定醫事右兵衛督定申云尤馳可遣無效驗爲朝可爲其恥仍不遣何事之有乎次左大辨定申云猶可遣歟左京大夫源宰相中將同之次右衛門督定申云大畧相同右兵衛督定申於可遣牒狀者可渡送醫已臨老爛難遣之由可載牒狀歟老爛之詞無由事歟次新中納言同之次于定申云先日令議之時可遣一兩之由定申已了若猶可遣者采女正俊道久攜其道願當此仁至于餘人忽難量申可被尋問雅忠朝臣歟副遣別使何難之有乎但件王則貞所陳縱橫難信受者太宰府相副如此商客一人之由下被下知歟若於不遣醫師者如此沙汰往反之間自歷

一人何難之有乎次右大將被同子議次大官大夫被定申云俊通忠康之間可定遣歟右大

臣被同別當之議次書了大畧讀上次人々退出廿二日參內之間殿御隨身來云可參者參

陳之後子參四條官雖為御物忌今殿下宜云自內被仲云可遣高麗醫事如上達部定為問

雅忠遣召之處日來稱所勞由今日又令召申云已惱腫物唯今難參者若可然者自是可遣

問者可遣行家歟何如申云自殿遣問者行家朝臣何事候乎次召行家遣雅忠許了新中納

言別當祇候行家歸參申云雅忠朝臣令申云件事先例不候今隨付商客牒狀忽不可渡遣

歟猶可遣者俊通可罷向歟又可罷向人不候之中二人猶罷向者俊通定致兩輩歟是皆眾

人所知也者殿下遣召伊家被奏雅忠申旨已了予此間罷出了廿五日殿下御坐四條官云

々仍未剋許參彼官賀茂御命云欲示案內之間也高麗申請醫人雖可遣渡聊有夢想古殿

件醫不可遣由令申已了仲詞如何至于返牒被仲匡房云々予申云陣定之日不可遣由

定申人々多候大畧以其趣可被仲歟上古彼國申請事等不被必裁許時候云々天慶年中

彼國王怨申由其間記等所見候也御報云件記在乎申云候也又御命云然者只今可歸向

歟隨身其記可被來者隨渡給了予退出隨身天慶牒等并刀伊發時永承六口牒案等參入

殿下出達給即獻此文了御命云件仲詞可書出予申云是大事候又々令議定給隨仲詞可

書出候者也又宜云猶可書出大畧愁注出令覽了次申云清書可獻候者御命云然者今夕

可送次口又渡四條官給了予退出臨昏注出仲詞送中務少輔廣綱許了返報云御覽可申

左右者九月二日自殿有召者參殿令申見參仲云可參西面者即參出居仲云匡房所進可

例由歟于申云此事可被咎事者若無先例者稱聖旨事并便付商客事歟但聖旨條又々能々可被尋事也次殿下宜云不遣醫師事者其由可注右府被申云被咎違例事等者雖不注醫事何難之有乎私案之雖為一理猶可有其歟然而強不爭申歟匡房申云付誰人可遣乎殿下宜云若遣王則貞者子細語示彼朝歟有如此往反之輩乎皇太后官權大夫申云甚多候者也又宜云然者可遣他人之由可被仰下歟人々申云尤可然者右大將被會次被仰匡房云以此人々申趣可奏聞者匡房參内少選歸參云隨人々申可作返牒至于王則貞亦不可遣高麗若竊往反者可試所由之由可下知歟者次人人退出了

水左記云承曆四年十月十日已刻許匡房持來高麗返牒今有加入之句如牒狀者貴國和親之義長垂百王備盟之後數逾千祀繼彼前好嘉此來章而侵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藍波之外者于披見云被改而字書方今字如何匡房云尤可也即摩而字令書入兩字今日内覽可奏聞云云晚頭參博陸被示云高麗返牒能々令覽可被示子細也者于申云此定無加難歟但今加入之句已非牒狀之詞而加書入者以牒狀詞如何可候哉者

本朝續文粹云答高麗國牒一首江都督作
日本國太宰府牒 高麗國禮賓省

却廻方物事

牒得彼省牒備當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廻歸故卿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效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華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膺分附王則貞資持將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可收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聖旨備錄在前請貴府若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正段麝香者如牒者貴國備盟之後數逾千祀和親之義長乘百王方今犯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藍波之外望風想德能不依依抑牒狀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可稱宅退暇而跨上邦誠彝倫道數况亦託商人之旅艇寄殊俗之單書執圭之使不至封函之禮既虧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得入鷄林之雲凡厥方物皆從却廻今以狀牒牒到准狀故牒

承曆四年月日 又見朝野群載

古今著聞集云白河院御時高麗國より醫師を申たりけるよはらばすをさよしとあまなる母殿師下御夢想の事有てつゝはすまじきよあり母けり返牒を匡房卿かきけるよ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豈入鷄林之雲この句となる秀句よてよの卿不足のくををけり

續古事談云昔高麗王惡瘡ヲヤミテ日本ノ名醫雅忠ヲ給ハラント申タリケリ此事陣

ノ定ニ及テサマノ、ニ沙汰アリケルニ帥大納言信經申云高麗ノ王惡瘡ヤミテ死ナム
 日本ノタメ何クルシトイハレタリケル一言ニ事定リテ遣スヘカラスト云事ニナリ
 ニケリサテ返牒イカ、イフヘキトイフ定メニハ此事得申トナサストイフヘシトテ
 匡房卿其狀ヲ書ケルニ申トナサヌ由カキヲホセスシテニタヒマテ返サレニケリ第
 三度ニ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ト云秀句カキタリケルタヒヌキノ、シ
 リテ遣サレニケリ後ニ彼國ノ商人來ケルカ此句ヲ紳ニ書シテコソキメリケレ人コ
 トニカリカキテモタルトナンイヒケル

江談抄區房云都督又云自高國申醫師返牒云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是則
 承曆四年事也其後赴鎮西之日宋朝賈人云宋天子有鐘愛賞翫之句百金換一篇之句也
 經信卿記云永保元年五月二日召使來云昨日陣定延引今日可參者申時計參内者先是
 内府大官俊房大夫新中納言左兵衛督左京大夫左大辨參著陣座其後右大將春宮實房大夫左衛
 門督參入内府被下文書件書調度文書極多忽難見盡仍人人或見大畧或不見之明法博
 士有真重勘申尾張國司目代高季罪名事大宋國皇帝被獻物可有答信否并其返牒可何
 様事乎事又太宰府申請遣高麗返牒等事又前大貳經平事等也曉更事了

東寺年代記云長治二年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太宰帥藤原朝臣季中依仁和寺覺行二品親王

仲遣使高麗國請來釋論通玄鈔四卷同贊玄疏五卷即今年五月中旬從太宰差專使奉請
 之

百練抄云平治元年八月二日陣定龍門宮燒亡并高麗國商人□□播磨國伊和社燒亡事
 永曆元年四月廿八日對馬島司言上高麗國金海府禁錮林進房并貢銀採丁事令諸道勘
 申十二月十七日諸卿定申高麗國擱留對馬島商人等
 山槐記云永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今夜有高麗國擱留商人之定云々可尋諸道勘文定文
 等

笑林拾葉卷之五

我自升我普屋

笑林

我 自
刊 我

鷄 林 拾 葉

下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七	四	三	和 書 門 雜 史 類
冊	六	八	函	
	號	架		

雞林拾葉卷之六

吾妻鏡云後高麗天皇元曆二年三月十三日對馬守親光者武衛御外戚也在任之間為平氏被襲之由

依有其聞可迎取之旨今日被仲送參河守之許五月廿三日參河守受二品之命為對馬守

親光迎可遣船於對馬島之處親光為遁平氏攻三月四日渡高麗國云々仍猶可遣高麗之

由下知彼島在廳等之間今日既遣之富島守護人河內五郎義長同送狀於親光是平氏悉

滅亡訖不成不審早可令歸朝之趣載之云々六月十四日參河守範賴并河內五郎義長等

受二品命渡使者於高麗國之間對馬守親光歸着彼島云云是去々年自富島欲上洛之折

節平家零落于鎮西之間路次依不通不能解纜猶以在國之處為中納言知盛卿并少貳種

直等奉行可令參屋島之由及其催九州二島中國等皆雖從于平家之方親光猶運志於源

家之間不行向仍三々度被遣追討使所謂高二郎大夫經直種直家子兩度拒捍使宗房種益郎等一

々度也此輩以下國或知行國務或及合戰難存命之間凌風波去三月四日令越渡高麗國

之時相伴妊婦仍構假屋於曠野之邊產生于時猛虎窺來親光郎從射取之訖高麗國主感

此事賜三々國於親光已為彼國臣之處有此迎歸朝件國主殊惜其餘波與重寶等納于三

艘貢船副送之云々後高麗天皇元仁元年二月廿九日去年冬高麗人乘船流寄于越後國寺泊浦仍今日式部大夫朝時執進



其弓箭以下具足於若君御方則覽之奧州以下群參弓二張假令如常但頗似羽壺一太刀
 一常刀聊細刀一大略同帶一筋組之彼帶中央付銀筒長七寸廣二寸方也其中注銘四字也又銀
 一銘一箸一雙動物也櫛以皮造之具足等者似吾國之類皆見形知名於四字銘者文士數輩
 雖令參候無讀之人云云簡銘書樣甚匪羨族

百練抄云元仁元年四月十一日或人云去月比越後國白石浦異國船被吹寄其長十餘丈
 船中構作泉乘人四人僅存命近日上洛經廻六角堂邊萬人見物云云彼國人以銀如瓦石
 用諸物云云仲武家被追洛中

明月記云嘉祿二年十月十六日法眼音信之次云對馬國與高麗國鬪諍之由有巷說未聞
 事歟云云休末世之極敵國來伐歟可恐可悲十七日定喜律師為關東使先日入洛申長者
 僧正事之中頗有不實之沙汰喧云云高麗合戰一定云云鎮西凶黨等號松構數十艘兵船
 行彼國之別島合戰滅亡民家掠取資財所行向半分所被殺害其殘盜取銀依此事舉國與
 兵又我朝渡唐之船向西之時必到着彼國歸朝之時多隨風寄高麗流例也彼國已為怨敵

者宋朝之往反不可輒當時唐船一艘寄高麗被付火不殘一人燒死云云末世之狂亂至極
 滅亡之源歟甚奇怪事也十二月七日未時參前殿御浴之間左大將殿見參仲云依高麗來
 擊之疑可有仗議由一昨日大貳齋之云云不知委事未代之極歟長而有餘

吾妻鏡脫漏云安貞元年五月十四日高麗國牒狀到來今日及披覽云云其狀書樣下關北條記同
 和漢合符云安貞元年六月高麗牒狀來按牒狀來于關東休五月本書為六月者蓋以奏公家時言之耳
 皇帝紀抄云安貞元年七月廿一日於攝政直廬被議定高麗國牒事

百練抄云安貞元年七月廿一日於關白直廬有議定事左大臣已下參入去年對馬國惡徒
 等向高麗國全羅州奪取人物侵陵住民事可報由緒之由牒送太宰少貳資賴不經上奏於
 高麗國使前捕惡徒九十人斬首倫送返牒云云我國之耻也牒狀無禮云云

吾妻鏡云寬喜三年閏九月十七日鏡住人渡渡高麗企夜討盜取數多珍寶歸朝之間守護
 人為尋開子細欲召取彼犯科人等之處預所稱不可交守護沙汰之由張行之旨就注申今
 日有沙汰預所非可抑留任交名早可召渡守護所乘船并賊物事同可令沙汰之由被仰隱

岐左衛門入道云云
 元亨釋書云釋辨圓字圓爾以字行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
 也略中登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仲真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

辛丑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初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
 麗國耽沒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船二船已沒爾所乘航忽有一女人怪之爾
 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中文曆初

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紅鬮書幣求法語爾書宗教之大旨以答之按善鄰國寶記以漂泛為渡宋時益誤也

百練抄云仁治元年四月三日入夜於攝政直廬有群議高麗國牒狀事也

平戶記云仁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大藏卿來臨談世事之次語云高麗國牒狀定詞依召一昨

日注進了彼進奉船事非今案リケリ大化六年牒對馬島狀者彼年號者異對馬牒狀答無

禮其狀進奉船事所見也自往代已有此事歟咎無禮之狀返遣進奉方物九嶋三百帖黑鮑三百丸鹿皮三十

枚云也仍被召之狀進奉事書改令進了云云其趣注付一日記了云云予云本自此事所不

審申也仍可被尋究子細之由定申了今所承之趣尤有與歟凡異國事者能可有沙汰事也

而如前內府申狀者存外也昨日見參殿下被仰此事同申其由了殿下令承諾給猶召府解

存問記等可被尋究不審之條々可在沙汰歟之由所執申也云々十三日頭辨送消息云高

麗國牒狀議定申詞各所被召也仍獻御教書了而請文未到如何依不審內內所相尋云云

件御教書未到也仍不能注進為之如何之由返答了十四日頭辨又送消息云昨日所申之

御教書一定進置之由仕人所申也今如承者已以虛誕也不可說不可說但所詮可忽注進

云云仍留使者注件申詞議定之時委記了一言不副注進之但同大藏卿管原朝臣議之由

書之書厚紙一枚端書者頗引下天高麗國牒間事書天次行指上事趣大旨同大藏卿

了之由書之也大概執筆人相尋定詞之時書遣之體也十七日晚頭大府卿入來談世事之

次泰和六年高麗國牒狀自故親經卿家文書之中所見者云云彼外孫俊國是進奉事載此

狀已為往年之證歟仍為見合持來也此子細一日粗記了為補窮風之飢聊羞杯酒湯瀆等

秉燭之程謝遣了

維泰和牒狀為後鑑書留之仍續之

高麗國金州防禦使是印也日本國對馬島富使准越今年正月十有四日

貴國使助明類等四十人乘船三艘來泊于州南浦使譯語問其所以來者號稱進奉兼獻

文牒道其文甚為擾雜其語過乎勿恭非進奉之禮也大抵兩國相通文牒必指於其國其州

例有恒矣往年秋八月恒平等十一人所齊來文牒徒以譏諛之事直指牒京朝禮賓省其可

以任意而交受乎具事傳報朝廷朝廷之議不上於一問使之遣還金賚來此亦失禮之甚

矣當券廉察使更傳報于朝廷朝廷共不許其交接使之解纜發遣故所齊來文狀及進奉方

物率皆還給以送其數目錄于後想宜知悉右事順牒

泰和六年二月 日 牒

官 直 非 二

牒後還送

進奉物目

圓飽貳斤帖

黑蛇貳斤果

鹿皮參拾枚

原

件年號者非高麗國唐朝年號歟云云以是案進奉船事已對馬島文牒依無禮之狀還送進奉物了件進奉事自往代已有其號彼島人之詞子細不審彌尤可尋問事旨歟一夜定之時進奉事未曾聞之由藤宰相令申人々被同之子不同不進存問記貽不審之故也賢愚不同也大府卿云同藤相公有後悔云云仍申詞改之又捧此狀欲謝申上件意云云

後深草天皇吾妻鏡云寶治二年十月廿五日島津豐後左衛門尉忠綱以高麗山柄獻將軍家其色白而如雪其聲不相似吾國鳥幕府賞翫只此事也

關山天皇關東評定傳云文永五年正月蒙古高麗牒狀到來高麗牒使幡阜貢來之日本可伏從蒙古之由載之又見北條

一代要記云文永五年後正月五日從太宰府蒙古國并高麗牒狀到來關東進彼牒狀於仙洞其後被止御賀沙汰

帝王編年記云文永五年二月七日高麗牒狀常盤井入道大相國實氏以右兵衛督爲教卿進入仙洞十五日異國事於仙洞評定廿五日依蒙古事被立臨時二十二社奉幣使三月廿七日諸道勘申異國事有仗議右大臣基忠已下參入

五代帝王物語云一院後醍醐のまとし四十九よならせおこします五十の御賀ひきあなて今年あるへしとて去年より内裏めて樂所始はとて連日よ伎樂あを五年正月廿四日うるはしく院の舞御覽の儀あを新院後深草の御所富小路母ても閏正月十五日又舞御覽あり

一院御幸なる麗しき御賀の儀いやはかりけ事よてりあトマをトんとれかえしよ蒙古國とやより牒狀を奉る高麗の牒を相副あり宰府よりよ關東へつるて關東より二月二日牒狀をよいとせりおきよよりて御賀止らるる公私本意なき事なり蒙古國もとの契丹乃所屬韃靼國なり年頃契丹國以下の迫邊に諸國を打とる大宋國も三百餘州のうち大畧こを打とつりよ六十餘州残り高麗も同くせめ落されて臣として蒙古に朝よつりふるよ牒狀よものせめり牒使よを趙良弼と云をのわたれ高麗の使を副たり牒狀二通り一通を高麗の牒也蒙古の牒也文永三年

丙九月の狀なり至元三年と載あり高麗國同く彼年號をうけて至元をなせと去年八月の牒なり數多て財物を相副く正月一日太宰府より是より官外記以下の勘文をめさきて仗儀を行はる又仙洞の評定あを四月十三日大神宮へ公卿勅使を發遣せしる右大將通雅卿勅使をつとむ此外諸寺諸社の御祈大法秘法數を盡せり返牒あるへきりとちと有て管宰相長成卿草して經朝卿清書して關東へはらばされしりやも武家子細を申て遣はさば所詮牒狀の躰無禮なるより返牒あ及ぬよ牒使は仰舍て返却せらば異國事其後打續き絶す

八幡愚童記云文永五年二月一日公家ニ奏ス蒙古牒狀アリ其狀云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攝尙務構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載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知之既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和通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理乎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國之不宜至元三年八月日トソ書タル是ニ公家武家大驚可有返牒哉否牒使可載首否諸道勘文諸卿會議様々也シカ共無返牒使

計被追歸是則虎ヲ放野狼ヲ飼ニ不異此牒使夜々見廻筑紫地船津軍庭懸足迷道ニ至マテ差圖サン相人景氣註所按内計スマシテ返ケリ

帝王編年記云文永六年三月七日蒙古國使八人高麗使四人從類七十餘人着對馬島之由午時自九國申六波羅

五代帝王物語云文永六年蒙古の使高麗に船の多てまゝ對馬國よつく去年乃返牒なきよりて左右きりやためなり不慮に喧嘩いてきて歸國の間對馬に貳人とりて高麗へ渡る高麗より蒙古へはらはれたれハ王宮へ召入てて種くは祿をとらせ

て本朝へ返送るあれよ付て又牒狀有り

關東評定傳云文永六年九月蒙古高麗重牒狀到來牒使金有成高柔二人也還對馬島人答二郎彌二郎高柔依靈夢獻所持毛冠於安樂寺即叙其由呈詩北條記

吉續記云文永八年九月二日關東使隨身高麗牒狀向西園寺大納言許亞相參院申入云云二日高麗牒狀事於仙洞有評定帥卿奉行關白殿德大寺入道相國前左府内府堀河大納言源中納言帥管宰相左大辨宰相等也左大弁讀申牒狀二通管宰相依件牒狀趣蒙古兵可來責日本歟又糴此外歟救兵歟就狀了見區分五日參内藤翰林祇候被召御前被讀牒狀二通無停滯讀申之牒狀之旨趣明日於仙洞可有評定云云帥卿奉行也七日今日高

麗牒狀事有評議參仕入々關白前左府堀河大納言民部卿源中納言帥菅宰相左大辨云云管八座讀申牒狀廿一日今日依仁王會關請定午刻參陣檢按上卿春宮權大奉行職事等未參此間暫候御前申斜上卿被參今日咒願作者皆文章博士在公依故障不可參陣於咒願文者内々可付進云云奉行職事重相尋之處雖申不參之由早可參陣仍被待彼參及夜陰在公朝臣參仕之後藏人左衛門權佐棟望出陣下口宣上卿被給之次上卿召文章博士在公朝臣被下口宣翰林給之退入於立部邊披見之棟望予徘徊此所如口宣者有西蕃使高麗告北狄陰謀之由載之如載咒願者高麗有北蒙古在西云云口宣趣與咒願西北之儀相違可爲何様哉於旨趣者雖無相違西北之儀違口宣之由與奉行職事問答然而不及書改持參咒願文上卿披見置座前氣色之後翰林退入次召外記管入咒願文

文永八年九月廿一日宣旨

近日上天示變冲襟無聊加之有西蕃之使介告北狄之陰謀締之希畏怖畏是衆永却災難宜致泰平之由可令作載仁王會咒願文

藏人左衛門權佐平棟望奉

於蒙古國者不見經史今北狄令書之條太以不審誰人諷諫哉云云廿二日參内候御前仁王會咒願文事有被仰出事等蒙古爲北狄事不審之由申出之如作者所存者高麗書

古ナ北朝ト書之仍載之云云自高麗雖當北自日本不當北者可背道理歟經史不詳之上難決者也咒願文尋見處如口宣改直畢廿二日咒願文章合之句可改直之由被仰下云云北狄事先年高麗狀ニ蒙古ナ北朝皇帝ト書之由奉行職事陳謝云々猶不可然事也

五代帝王物語云文永八年九月十九日筑前國今津以異國人趙良弼を始として百餘人來朝の間軍船と心得て宰府さばきなりとも其儀をなくして是を牒狀あり但辛櫃ニ納て金鑲をちして王宮へ持参して帝王へ獻せしむ時乃將軍傳へて参らすゑし其儀もなく持て歸へき由王勅を承た彼手をとるゑらんとて案を書て出しあり是を返牒よ及ハす

關東評定傳云文永八年十月蒙古牒狀重到來使趙良弼前々依無返牒今度牒狀者良弼稱直可傳大將軍出案文不獻正文十二月良弼渡使者張釋於本國翌年五月張釋歸來高麗牒狀又持來又見北

異稱日本傳所載元史日本傳云至元六年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文永六

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皆二罪滿二耶敕有司慰撫俾膏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駭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

未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
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借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王其審圖
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
二月詔諭高麗王禮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八年九月高麗王禮遣其通事別
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瀨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
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瀨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
云曩為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
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
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
輩伺吾強弱耳宣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禮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
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

日蓮註書贊云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申刻對馬西面佐寸浦異國兵船四百五十艘三萬餘
人乘寄來六日辰刻合戰守護代資國等雖伐取蒙古資國子息等悉伐死同十四日壹岐島
押寄守護代平內左衛門景隆等搆城郭離防戰蒙古亂入間景隆自殺二島百姓等男或殺
或擒女集一所撒手結付絃虜者無一人不害肥前國松浦黨數百人伐虜此國百姓男女等

如壹岐對馬同十九日辰刻筑前博多箱崎今津佐原寄來同廿九日辰刻少卿入道覺惠子
息三郎左衛門景資大友出羽守直泰大友次郎左衛門重秀難波次郎在助菊池二郎康成
惣九國兵集戰故死者相枕

一代要記云文永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異國軍兵亂入壹岐島同十四日彼島守護代庄官以
下悉被討取云云對馬以同前同十九日亥刻攻來筑前國早良郡同二十日始合戰宰府軍
等皆北畢爰同日亥刻許兵船二艘出來晴天合戰非凡慮之所及測知是神明之化儀也即
異國軍兵退散彼兵船一艘留之所乘之人數六十許云云

帝王編年記云建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鎮
西遣關東不入洛中自山崎東地通岡屋醍醐地七月廿一日自鎮西蒙古人渡關東路次如
先度九月六日於關東蒙古國使等九人切頭云云

北條記云建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大元使着長門國室津浦八月件牒使五人被召下關東九
月七日於龍口刎首

一 中須大夫贈部侍郎杜世忠 年卅四 大元人

作詩云

出門妻子贈寒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二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何人書年卅八唐人

作頌云

四大元無主五蘊悉皆空兩國生靈苦今日斬秋風

三 承仕郎回回都魯年二十二回回國人

四 書狀官薰長國人果年十二

五 高麗譯語郎將徐贊年十三

作詩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々甲將軍夜過關十六高僧由來起算來名利不如閑

今度勿首事永絕窺覷不可攻之策也其後警固事有沙汰鎮西撰補守護人器用發遣海邊

國々止京都大番役被差置在京人公家武家減省公事行儉約休民庶皆是爲軍旅用意也

帝王編年紀云九州探題前上總介實政建治元年十一月爲異國征伐下向鎮西

東寺文書

明年三月比可被征伐異國也旣取水手等鎮西若令不足者可省充山陰山陽南海道之由

被仰太宰少貳經資了仰安藝國海邊知行之地頭御家人本所一圓地等兼日催備旣取水

手等經資令相觸者守彼配分之員數早速可令送遣博多也者依仰執達如件

建治元年十二月八日

武田五郎次郎殿

武藏守 在判
相模守 同

島津文書

爲高麗征伐被遣武士候同可罷渡之由被仰下候也恐恐謹言

建治二年後三月五日

島津大次郎
久時 在判

吉富次郎殿

日蓮注畫贊云弘安四年辛巳五月又蒙古高麗已下國々軍兵驅具七萬餘艘大船乘責來

爲居住持世路具爲耕作貯鋤鋤類高麗船五百艘自壹岐對馬下見合者討殺人民不堪脫

將妻子逃隱深山聞赤子泣聲押寄討殺又母惜我命刺殺赤子隱居然間蒙古寄壹岐島告

來博多云云

八幡愚童記云弘安四年夏比蒙古大唐高麗以下國々兵共ヲ驅具テ三千餘艘大船數千

萬乘列テ來ケル其中高麗兵船五百艘壹岐對馬ヨリ上テ見合物ヲ打殺人民堪兼妻子

ヲ引具深山ニ逃籠處赤子鳴聲ヲ聞付テ押寄殺ケル程片時ノ命惜ケレハサシモ愛ス

ル嬰兒ヲ指殺レテソ隱レケル高麗船ハ宗像ノ與ニヨル蒙古大唐船共ハ對馬ニハヨ

ラス壹岐島ニツ中自其管崎前ナルノ志賀二島ニソ着ケル是ヲミテ高麗船自宗像

押出蒙古ノ船ト一所ニヨル今度一定可勝トテ可住居世路具足耕作爲トテ鋤鋤マテ持タルケル蒙古寄タリト自島博多へ告タレハ夜中ノ事ニハアリ周章騒匄呼東西南北馳集兵オヒタ、シ自元海ハタニ數百町石築地ヲ面キウニ一丈ヨリ高ク此方ハノヘニレテ馬乍乘馳上リ賊船ヲ見下テサケ箭射様ニ誘タル其上ニ火ヲタキ城口キロシク構タリ關東ヨリモ秋田城次郎以下ノ大勢下ツトヒ九國二島ノ兵共神社佛寺輩迄我モ我モト馳來箭サキヲ調雖相待兵糧米乏テ力盡鎧重ク魂モ身ニソワヌ心地シテ挽弓ヘキ様ナシ文永合戦ニ手程ミツ叶マレクソ被思ケルサレモ神明ノ御扶ニテ勝事アラハ勸賞蒙ト思心ヲ爲先拔々ニヨソ志賀島ニ浮ヒケレ先一番ニ草野次郎二艘ニテ夜打ニ寄テ異賊船一艘ニ乗移リ廿一人カ取首火ヲ懸テコソ歸ケレ其後用心レテ船ヲ鑿合押マロシテ守護シ寄者アレハ大船ヨリ石弓ヲクダヌニ日本船小クシテ打不被破ト云コトナシ死者十八九生者稀也前後征蠻者十万人行テ獨モ無飯事見シカハ此事無詮不可有人種心々不可寄止夜討合戦次第評定可有トソ被觸ケルサレトモ猶不止伊豫國住人河野六郎通宗異賊警固ノ爲ニ本國ヲ立シ時十年ノ中ニ蒙古不寄來者異國ニ渡テ可合戦起請文ヲ十枚マテ書氏神三島社ニシテ灰ニ燒テ自飲ナトレテ此八ヶ年マテ相待處得其時は身ノ幸ニ非ヤト勇テ兵船二艘ヲ以テ押寄タリ

シ程ニ蒙古放矢究竟郎等四五人被射臥所憑伯叔サヘ手負臥テ我身石弓ニ左肩ヲツヨク被打可挽弓及チハ片手ニ拔太刀モテ帆柱ヲ折テ蒙古ノ船ニ指カケ思切テ乗移散々ニ切廻テ多敵首共トリ其中ノ大將軍ト覺テ玉冠キタリケル者ヲ生捕テ前ニシメツテテソ歸ケル大友嫡子藏人ハ卅騎計ニテ洲崎ヲ傳テ責寄セ戰テ頸一取歸ケルカクシテ後九國兵已ニ度々ノ合戦ニ及ヌ關東ノ武士達手ザミノ程ヲ見給ヘト被勸城次郎カ手ノ者新左近十郎今井彦次郎財部九郎伯父甥押寄散々ニ戦命ヲ限振舞テ打死ノ矢ニケリ其後蒙古遙興鷹島ヘコソ漕寄ケレ云云去程ニ西國早馬着テ申ケルハ去七月晦日夜半ヨリ乾風オロタ、シク吹テ閏七月一日賊船悉漂蕩ノ海ニ沈メ大將軍船ハ風ヨリ己前青龍海ヨリ頸ヲ指出シ硫黃ノ香滿虚空異類異形者共遮眼恐テ逃去所殘船共ハ破テ上磯オキニ漂テ海面算テ散ニ不異人多重相似島築鷹島ニ打上タル異賊數千人無船疲居タリシカ破船共ヲツクロヒテ八艘ニ蒙古高麗人ハ大畧乘テ逃モトルヲ見テ鎮西ノ軍兵共小貳三郎左衛門景資大將軍トシテ數百艘押寄タリシカハ異國人共船カアラハ逃モセメ今角トテ命ヲタハラヌ散々ニ戦ヒツ組テ海入テ指違テ死ルモアリ落重テ首ヲトリ射フセ切フセ打フセテ勝負ヲス敵モ味方モ不知數被討ケル千餘人殘シカ平ニ降テ乞ケルカサノミイケテモ無益也トテ中河ノ端

ニテ首ヲキル始ハサナニ懸シカ後ニハ打積テ置唐人ノ中ニハ少ヤ生取アル由ヲ披露セシ時ニコソ京都關東モ靜テ上下ノ人々色直ケレ

北條記云弘安四年七月大元賊徒自宋朝高麗數千艘船寄來數日漂對馬海上而後群集肥前國鷹島之處同卅日夜間七月一日大風賊船悉漂倒死者不知幾千萬但將軍范文虎歸國云云大元船二千五百餘艘兵士十五萬人餘水手等高麗舟千艘云云

正應五年七月附商船歸朝大元燕公南獻牒狀十月高麗使金有成等到着翌年被召下關東訖

公卿勅使參宮次第正應六年七月八日宣命云爰去年乃冬比與異國忽爾牒書乎送臣強

和合乎求牟若逆命者可用兵之由乎告久締既爾文承與起天今爾及倍里云止我朝未容

其言須誠須安危乃間多難決久理亂乃本毛巨辨志邊將毛堅久防禦乎儲臣鎮爾警衛乎

致勢邦家能煩比無爾非須旁太衆庶之患倍有利云云

南海和尚傳云十八而有渡唐之志時月書記中岩歸朝不幾潛識師之志功相率而再欲有

江南之行既到九州之地俄有流言自公府見留兩人渡唐也二十餘歲而結同志十餘輩而

再乘南渡之船中流風急而俄值覆舟之患有一大函浮水上渡之終得到三韓之地如有神

助也師登海岸暫憩日將三年見麗眉皓首老僧着金縷衣持經負直坐岩上行而欲語俄而

失所在也云云從茲歸本邦於相之園覺司藏鑰云云推考南海年齒其爲二十餘歲在康永貞和之際

太平記云四十餘年後光嚴天皇間本朝大ニ亂テ外國暫モ靜ナラス此動亂ニ事ヲ寄テ山路ニハ

山賊アリテ旅客綠林ノ陰ヲ過得ス海上ニハ海賊多クシテ舟人白浪ノ難ヲ去兼タリ

欲心強盛ノ溢者トモ類ヲ以テ集リシカハ浦々島々多ク盜賊ニ押取レテ驛路ニ驛屋

ノ長モナリ關屋ニ關守人ヲ易タリ結句此賊徒數千艘ノ舟ヲソロヘテ元朝高麗ノ津

々泊々ニ押寄テ明州福州ノ財寶ヲ奪取官舍寺院ヲ燒拂ヒケル間元朝三韓ノ吏民是

ヲ防兼テ浦近キ國々數十箇國皆住人モナク荒ニケリ是ニ依テ高麗國ノ王ヨリ元朝

皇帝ノ勅宣ヲ受テ牒使十七人吾國ニ來朝ス此使異國ノ至正廿三年八月十三日十三日

本作十高麗ヲ立テ日本國貞治五年九月日三日廿三日一本出雲ニ着岸ス道驛ヲ重テ

六日廿六日程ヲク京都ニ着シカハ洛中ヘハ入ラシメテ天龍寺ニソ置レケル此時ノ長老春屋

和尚知覺普明國師牒狀ヲ進奏セラル其詞云皇帝聖旨寰征東行中書省照得日本與本

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賊

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侵本省合浦等處燒毀官廨騷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

海船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婪潛地出海劫奪尙慮貴國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

鳥巖加禁治母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啓稟仍守取日本國回文還省閣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割附者一實起右割附差去萬戶金乙貫千戶金龍等准之トソ書タリケル賊船ノ異國ヲ犯奪フ事ハ皆四國九州ノ海賊トモカスル所ナレハ帝都ヨリ嚴刑ヲ加ルニ據ナントテ返牒ヲハ送ラレス只來獻ノ報酬トテ鞍馬十疋十疋一本鎧二領二領一本白太刀三振三振一本御綾十段十段一本綵絹百段百段一本扇子三百本國々ノ奉送使ヲ副テ高麗ヘソ送り著ラレケル

善鄰國寶記云貞治六年丁未二月十四日高麗使萬戶左右衛保勝中郎金龍檢校左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到着攝津國福原兵庫島通書其畧曰海賊數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歲海船不通邊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儀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家以高麗回書授使者云云

知覺普明國師行業實錄云師諱妙詔號春屋貞治丁未春高麗國特遣朝臣來請通好公府館之於西山師憐其遠來待遇甚厚千戶金龍等二十五員仰師仁慈皆受衣孟執弟子禮鳩嶺雜事記云貞治六年三月高麗人以牒狀來朝大元牒同相具來了

空華集云相州南陽山報恩護國禪寺鐘銘并叙寺權輿於應安三年辛亥十月十五日越五

年鐘魚尙闕爰有鬻高麗國銅鐘者厥直萬錢開基住山比丘五臺沙門義堂周信作偈募緣而市之乃爲銘々曰維新蘭若鐘磬未完大哉法器出自三韓四佛影現九乳星攢厥音鏗爾聽者咸歡上而天界下而冥間警寢戒食息苦停酸豐嶺霜實禪室月寒扣惟無盡應亦莫殫庶乎萬歲君臣永安永和改元乙卯冬十二月日建寺檀那關東副元帥上杉大檀那關東都元帥左典廩源朝臣能

本朝通鑑後醍醐天皇永和元年引東國通鑑云春二月高麗羅興儒請行成日本乃以爲通信使遣之夏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高麗而處之順天燕岐等處給資糧後諭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經光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緩而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初倭冠州郡不殺人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按藤原經光未詳爲何人蓋爾地氏之族乎東寺文書

高麗使者羅興儒以下同進物等被召上之由事去月六日御教書并同月十九日施行案如此早任被仰之旨用意人夫傳馬雜事以下致警固可被勘過之由也仍執達如件

永和元年十二月九日

備中守在判

赤穗郡社本所地頭御家人御中

高麗使者羅興儒以下同進物等被召上由事今月六日所被成御教書也早任被仰下旨用

意人夫傳馬可被致分郡警固狀如件

永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右近將監

宇野備前權守殿

異稱日本傳引東國通鑑云甲辰冬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仍獻綵段
畫屏長劔等物自辛巳東征之後絕交且百年至是日以興儒為謀者囚之良柔本我國晉
州僧少從倭僧而去聞興儒至來謁遂請釋使之進好興儒之還其國僧周佐寄書曰維我西
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為是故
朝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云云按
周佐者夢窓國師弟子號德叟蓋當時出入幕府受將軍命贈書也

鎮西要畧云永和三年十二月朝鮮國王遣使者來聘使者鄭夢周遇探題貞世於筑前而歸
按明德四年高麗大臣李氏廢其王自立為王其後奏大明國改高麗國號朝鮮國此作朝鮮者誤也下所引國寶記亦同

本朝通鑑云永和三年九月高麗國大司成鄭夢周承國命來筑紫修聘且請禁海賊今川了
俊接待太渥按夢周九月發彼十二月到我蓋本

四年七月今川了俊使高麗鄭夢周還國且遣周孟仁偕往夢周在博多之間有求詩者援筆
立就繼後全集自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

善鄰國寶記云明德三年壬後小松天皇答朝鮮書絕海和

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

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鏡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諭
以海寇未息兩國生費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散壞教化實我君臣之所耻也今將申命鎮西
守臣禁遏賊船放還浮虜必當修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
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
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

明德三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

雞林拾葉卷之七

本朝通鑑云應永五年七月朝鮮國使秘書監朴敦之來朝請脩好大內義弘迎接之留寓周

防國山口告其趣於京師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五年戊寅諭朝鮮書絕海和

告諭大內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銜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今將歸

國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為好也比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

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大藏經板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

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為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感

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停幽冥苦而人躋仁壽域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

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慎勿失墜

應永五年八月日

鎮西要畧曰應永十六年三月朝鮮國王使來於博多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十六年己丑遣朝鮮書嚴中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

今年三月

貴朝專使至

所贈之物如數收之既

進達禮意之厚何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六

先君即世

新主銜哀百務暫廢故脩報願緩令將命者濡滯加之久旱種不土公府窘窶賓館芻米冷僕

當是時叨執樞府之事何啻泚顏而已哉雖然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

也先是西鄙島夷無賴之徒泛海為賊目有擾

貴國之邊者今已由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法者罪當族誅勿為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

土而不能歸被虜畧而為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檢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

創構小刹佛宇僧房畧脩而法寶闕焉伏聞

貴朝一大藏經鏤板流布償隣陋邦之乏少賜目七千軸全備之藏則其恩其德何日而忘之

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怨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

所產者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具

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為國保重不宜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公閣下

早霖集云高麗漁人糊口於吾數月矣告辭歸國余戲作小詩令其舍故業自新云

一淪恩尚以身償執爰之人與翳桑漁網早須施佛屋無防鳥雀汚金裝

大日本傳皇代記云應永廿六年六月高麗兵到對馬合戰

日蓮注畫贊云百四代稱光院諱賢應永二十六年己亥六月廿日蒙古國高麗一同軍船一

千三百餘艘浮海上其內五百餘艘對馬島押寄打取彼島云々

神明鏡云應永廿六年七月十五日九州探題澁河左京大夫滿範注進狀云蒙古高麗引合

兵船五百餘艘對馬國ニ押寄ル彼島ヲ打取之處探題并小貳以下兵共押寄及散々合戰

之尅天地震動大風吹雷鳴神變種々中ニ女人御方ノ船ヨリ出多ノ敵船ヲ覆ス刺蒙古

大將ノ弟ヲ虜スト小貳注進ス不思議神變云々

後崇光院御記云應永廿六年六月廿五日抑大唐峰起事有沙汰云々出雲大社震動流血

云々又西宮荒夷宮震動又軍兵數十騎廣田社ヨリ出テ東方ヘ行其中ニ女騎ノ武者一

人如大將云々神人奉見之其後為狂氣云々自社家令注進伯實忠馳下尋寶否云々異國

襲來瑞想勿論歟又廿四日夜八幡鳥居風不吹ニ顛倒了若宮御前鳥居也とくやの橋

打碎云々室町殿御參籠時分也殊有御驚云々諸門跡諸寺御祈禱事被仰云々廿九日間

北野御靈西方ヲ指テ飛云々御殿御戸開云々諸社怪異驚人者也唐人襲來先陣舟一兩艘已有合戰云々大内若黨兩人爲大將海上ニ行而退治其以前神軍有奇瑞之由注進云云七月廿日抑聞唐人襲來既付薩摩之地國人合戰唐人若干被討國人も被伐云々唐人中ニ有如鬼形者以人力難責云々浮海上異賊八萬余艘之由大内方へ注進到來自探題注進者未到云々又唐船一艘着岸是ハ爲使節非軍船云々按大明使臣余千戶郭千戶通事周寧等也事見善鄰國寶記廿四日晴間兵庫ニ來唐人不可被入帝都云々牒狀之外四字ノ札獻之其文字云梵沐桐重此字無讀人云々僧俗才人不讀解難心得云々薩摩ニ付異賊蒙古云々八月十一日抑唐人襲來去六月廿六日於對馬小貳大友菊池以下合戰異賊打負若干被討大將軍二生捕云々大風吹唐船數多破損入海了凡唐船二万五千艘云々生捕大將兵庫ニ來去六日注進到來云々天下大慶室町殿御悅喜公武人々參賀鼓噪仙洞へも同賀申云々昨日門跡執柄大臣以下大畧參賀云々雖未代神慮之至不思議也十三日抑異國襲來事去六日探題注進不慮披見記之

畏言上

抑六月廿日蒙古高麗一同に引合て軍勢五百余艘對馬島を押寄彼島を打取之間我等太宰少貳り勢計にて時日をうつさど漏々泊々の舟着にて日夜之間合戰を致之間敵

御方死する者其數を知らず既難儀之間九ヶ國の軍勢を相催し同廿六日各手をくたさ安否の合戰を致之間異國の軍兵二千七百餘人打取斬奔その外ハ數を知らず惣て敵の舟海上ハ浮物一千三百餘艘也海賊ハ仰付て夜晝をかきらす所々の合戰或ハ舟ハ乘損して海上ハ沉物甚多しさる間合戰最中奇特神變不思議の事一筋からハ敵の舟はれて雨風震動を雷とくろき霞降大寒手こくへて打物の束もあきらられ氷死せるもの其限を知らず就中ハ奇瑞ハ合戰難儀の時節いつくよりハ不知大船四艘錦の旗三流差たるハ大將とたはらさハ女人あり其力量へからず蒙古ハ舟ハ乘移て軍兵三百餘人手とりよして海中ハ投入了大將蒙古ハ弟其外以下咎の物廿八人少々ハ即時ハ斬奔相殘七人ハ上意よよてのふすへし廿七日半夜過程ハ異國の殘の兵とも皆々引退蒙古打死と風聞を其説未定也ろの外敵の舟とも七月二日悉退散仕ぬ如此急速ハ落居併神明の威力ハ仍也上様の御運の目出畏入候委細猶畧して注進如件

七月十五日

探題持範判

雖未代神明威力吾國擁護顯然也此注進狀正説也

宗家譜云讚岐守貞茂右馬大夫 尙茂男應永六年六月廿日己午未刻蒙古兵船到對州與良鄉阿

佐尾浦其兵一萬餘人楯籠仁位鄉棟嶽貞茂合戰數日討捕蒙古兵甚多僅免死者乘船歸去同廿六年已亥蒙古兵船再到仁位鄉浦貞茂防戰破之蒙古失利逃去死者甚多按此書事分爲二度者非也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二十九年遣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々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嘯爽共惟神衛森嚴尊候納倍萬之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先現富也苟與其善願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利寶見付未足爲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推希函輅閱休式符真贖不宜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本朝通鑑云應永二十九年大內介盛見遣使於朝鮮國奉正大夫吳乙濟朝奉大夫鄭旅求修好其復書云復大內良公足下承書從審體履康吉深以爲喜然自古人臣義無私交所惠物件似難容受祇緣足下恭事我朝誠意果篤茲用謹稟堂上啓聞納訖仍將土宜綿布貳拾匹就付回价惟照領秋涼冀多愛不宣良公略多多良氏者也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三十年癸卯遣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道詮再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至懽喜可言哉矧又祇領珍贖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々以歸之今重遣專使審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鄰好寧可祕惜聞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頒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爲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願領爲幸敢冀茂迎川玉之祥即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甲辰答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主籌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答書并別幅件々嘉祝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絕信爲辭不欲資去而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爲禮唯修鄰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哉大將發專使中兌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爲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乙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禔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

惠書獲審

動止康裕仍承

嘉祝欣感殊深所

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

祖宗所傳不可從

命前書已盡惟

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

順序多福不宜

洪濶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 禔

同正長元年 戊申遣朝鮮書 殿中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遙久阻音耗想神物拱衛源川增茲者叨効舊恩輒有稟瀆吾州伊豆州泰籙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鄰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實法印思其缺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東方元帥元帥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領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元茂迎五福式副懇祈不宣

正長元年 按道詮今年正月癸卯本文恐有誤 應永戊申三月日 本朝通鑑推改義宜未知其據

和漢合運云正長元戊申左武衛源義淳遣使於朝鮮

後崇光院御記云永享三年七月廿八日自高麗公方へ進物到來鵝眼千貫唐物重寶濟々進云々

日本運上錄云永享五正月高麗使來

薩戒記云永享五年正月廿六日高麗人 去比 渡朝 參左大臣殿 殿 室町 騎馬者廿餘人云々見物雜

人充路頭云々

季瓊日錄云永享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高麗通信使來日於殿中可導之旨有命伊勢守之

泰廿六日高麗通信使參殿中乃於南面欄中三拜而奉書所賚方物件々納之

善鄰國寶記云永享十一年己未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禔 奉書

日本國殿下

孟秋猶熱想

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鄰於

貴國世傳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命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

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

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七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 禔

季瓊日錄云永享十二年正月十二日高麗官人可使五山一見之由以飯尾大和守被仰出矣十八日高麗官人爲寺次第可接之由被仰出矣廿八日高麗官人入寺廿九日高麗官人入寺一見之禮謹白之二月九日高麗返物之事於凝井方被仰出矣十五日高麗御返章書而奉懸御目但草案也清書又可懸御目十八日朝鮮被遣之件々以僧可贈之由被仰出十

九日朝鮮官人爲歸國參于殿中而請暇去於御會所御對面御返章被遣書并箱如彼報而被贈之者扇子百本太刀十振朱椀一具奈良桶二箇以僧遣之廿一日昨日朝鮮官人奉贈公物其請取奉懸御目

善鄰國寶記云永享十二年庚申答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教奉復

朝鮮國王殿下

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忝々實如晤對况異產多色荷恩惟重陋邦世修

鄰好思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之多艱不通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沍可小康爰煩慶

賀欣感倍恒菲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

采納仲春尙寒

若時保蓄

龍集庚申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 義教

彩畫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太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捌拾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事

紅漆黑漆雜色木桶貳个

整

季瓊日錄云永享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高麗被遣之注文懸御目正實坊可下行之由被仰出矣

嘉吉記云嘉吉三年癸亥朝鮮人來朝弔義教喪自義滿時至今聘問不絕

康富記云嘉吉三年五月六日子向飯尾肥前入道許肥前入道語云近日高麗人可來朝也先々要脚被懸仰諸大名被出之處今時分諸大名諸國役出錢不可叶之間高麗人不可被入立京都可被追返也其間事管領畠山德本被存之間諸大名一揆して可被返高麗人也可爲如何樣哉意見密々談合清大外記之由語之唐船者誠不可入日本之由有先々御沙汰歟於高麗人者既神功皇后御退治以後來服之三韓之隨一也高麗相通者可叶神慮也不可入之由今更被仰者可爲後年煩歟如何して可被返候や所詮上古往昔來朝之貢賦也近來者爲商賣所入來也然者牒狀之文章違上古歟古今之牒狀取集見合て就文章之咎可被返高麗人之由外史意見歟六月十九日是日高麗人參于室町殿懸御目者也當御代初

度且奉弔普廣院殿喪之由聘使也云々官人名可尋注之其儀各乘馬也布衣着笠云々其數及五十騎許歟云々路次作樂或馬上操之笛一人鼓一人比巴一人鉦鼓一人其外吹物二人有之云々進上物牒狀可尋注之東山雙林寺之傍景雲菴爲休所云々三條東洞院北行中御門西行室町北行參御所惣門云々供給食物事如先規千代德殿被致下行云々凡今度高麗人來朝事未付兵庫津之以前於管領有評定其謂室町殿御幼稚時分也諸大名國役已下要脚無沙汰之時節也旁爲無益歟之間不可被入都之由被仰遣之處高麗人申云非如先々商賣之料爲普廣院殿御弔參洛之由候間就其可被入歟之由諸大名等有評議遂以被入云々普廣院殿御代承享六七年比來朝之後今度初者也高外史說云高麗ナハ高勾麗トモ云也如此云々ル書籍有之云々高勾麗ト云ナ今ハ高麗ト云也云々唐人ハ勝定院殿御代不被入日本其後普廣院殿御代來朝也高麗三韓內也不可憚事起于神代者歟云々高麗新羅百濟此三韓也云云之

建內記云嘉吉三年六月廿三日丁未高麗國朝貢使來朝先日參室町殿奉拜云々傳聞赤松左馬助故滿祐法師弟也謀反人也去年沒落播州不知行方之處菊池被相憑越于高麗國打取一ヶ國及雜儀之由今度高麗人歎申云々仍可被退治之由有沙汰云々七月六日己未高麗人乘馬過蓬門伺見了馬上鼓樂者也

赤松系圖云大膳大夫滿祐嘉吉元年於私宅公方義教奉討後於播州木山城生害弟左馬介則繁兄生害時渡異國歸國後自害按則繁自害文安五年也

嘉吉物語云去程ふ左馬助殿の手に立敵をかりけれの其よりつくりの松田殿をたのみて落行またそれより高麗國よわたり給ひて清水の將軍とあふかれ給ひたりともむたも殿を世よたて申てやとてまた日本に歸り給ふ此事京都に聞えしかハヤかて討手をさしむけられしほとに河内國太子ふて遂に腹ををさらけける

和漢合運云嘉吉三癸亥宗貞盛爲對馬主與朝鮮有約條嘉吉記同之

宗家譜云讚岐守貞盛嘉吉三年癸亥自朝鮮國相約歲二渡船

本朝通鑑云嘉吉三年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國約商賈交易之事每歲發船自是宗氏掌接對之事凡商船來往互無印契則不許交易

異稱日本傳所載東文選答宗貞國書云我與日本兩國交權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誠附益謹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爲海賊侵掠我邊鄙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款悔過謝罪且明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王以爲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

額獨對馬不曾定額慮或生弊癸亥之歲始約以五十船爲歲額凡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

額圖書以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成規各守信約罔敢違越云々

續琴詩集云高麗國主獻馬京兆源君用酌奉賀箕子舊封千載先至今國典合經權亂鬚護

講征遼策龍種自來和虜年鳳躍臺揚綠處雲嘶窮海草青前群英在馭太平日萬里梯航

控海庭又見翰林五風集按管領細川氏世爲右京大夫所開京兆者蓋指此也以時代推之在持之勝元之間

宗家譜云刑部少輔成職貞盛享德元年壬申閏七月廿五日乙亥朝鮮國舟二艘到對州佐

賀浦其一船者甲貞盛之死其一艘者賀成職家督也

本朝通鑑云康正元年畠山義忠道祐與朝鮮國通好譽曰管領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

善鄰國寶記云康正二年丙遣朝鮮書

日本國義政端肅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歛波實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蜜西堂惠光藏主等聊修鄰好少寓慶悰伏幸徹高明之聽比年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慰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爲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隸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茲行得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便獲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

別幅收錄惟幸春煒標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再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經并諸色貨皆捆載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賜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賚不腆之土宜以修鄰好萬々寬恕爰我國行人先是於

大明國事頗不軌然而

聖恩寬宥特風刑章故及歸國日以加囚禁來歲必聘專使於

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闕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弃焉伏聞

上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爲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鄰者莫如焉幸甚所封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臥雲日件錄云康正三年九月十八日天英來出示高麗書草又韵字類千字文者持來

季瓊日錄云長祿二年二月十五日建仁寺以高麗奉加可始造作之由依寺家書狀所伺而被仰出也廿九日建仁寺御成上于慈觀閣東山御一覽次高麗國所獻之藏經被御覽又僧堂脩複被御覽皆高麗國所潤色也三月十二日就于建仁寺高麗奉加之事以飯尾總州被

尋廿四日薩涼軒御成建仁寺依高麗一萬貫奉加事可御成敗之狀白之四月五日建仁寺就于高麗奉加壹萬貫文之事以書狀伺之廿六日建仁寺以高麗奉加如元本奉行飯尾左衛門大夫於寺家可致成敗之由被仰出也即召左衛門大夫而命之五月六日富院御成建仁寺造營高麗一萬貫之內纔千餘貫文寺納之由自寺家被白也奉懸于御目注文六月九日建仁寺宗愈修造錢未到來事自太上樣以洪藏主被仰伺之八月十二日建仁寺高麗奉加之事自寺家大衆以訴狀白之十四日伊勢下總守飯尾左衛門佐爲兩使召建仁瑞岩愚谷泰計嵩西堂都聞維那柏首座被決高麗惠光怠慢之罪也十六日寂路菴惠光爲不出建仁寺修造高麗奉加錢被罪科被召置于聖護院以家財被預于當院也飯尾左衛門大夫奉之

臥雲日件錄云長祿二年二月廿九日赴建仁吉方丈府君相伴点心罷府君發慈觀閣齋罷登閣閣中有藏經皆黑漆函今春自高麗來壁掛十八羅漢像云々

季瓊日錄云長祿二年六月廿一日土岐美濃守高麗勘合之事望白之旨伺之蓋求藏經奉納于濃州一宮之謂也八月七日濃州天福寺十刹之事高麗國勘合御印之事自土岐方白之廿四日高麗之御印書而出之自土岐方被白也蟻河藏人渡之納于濃州南宮大藏經之事也

善鄰國寶記云長祿三年卯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瑛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得

書兼承

厚賜為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

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非慎重交鄰不能爾也朝貢

上國事已為

王

奏達不腆弊產謹付回价聊布謝悰

領納為幸餘冀

順序保畜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國王李瑛

臥雲日件錄云長祿三年八月一日柏藏主來傳勢州語曰多武峯就高麗求藏經宜擇人製

書因出料紙并使者記錄有箱在中又曰勢州掬月額本府中扁某曾賜之今復歸公府為私
第命別額云々二事皆領之于告柏曰高麗書可命天英柏未以為可也云々

季璣日錄云長祿三年八月廿日高麗國自唐峯為求藏經被遣書故勘合之事伊勢守白之
伺之但以春阿伺之高麗國通書近來頻繁不為然之由院主被白之由竊披露之

本朝通鑑云長祿三年山名宗全遣使於朝鮮國 其書署名曰但播伯作因備前後藤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朝臣持豐

季璣日錄云寬正元年三月十日土岐美濃守依高麗藏經着岸為御禮獻五千疋有狀披露
之高麗使船欲來日本於高麗與對馬之間值惡風二船共破損雖然日本船則無恙自高麗

返狀并進物共失之宗刑部少輔就于伊勢守被管轄川式部丞以狀謂此謂以之披露之廿
二日土岐美濃守依高麗藏經入洛為御禮獻五千疋也五月八日松浦一菴勘合依御約束

可有御免許之由自管領細河殿被申之由披露之可有御免許之由被仲出也十日松浦一
菴勘合御免許以前被仲出之八月十七日自朝鮮國報聘之船一艘乃漂去一艘乃沈沒是

故重有朝鮮書披露此事且於御前讀之
善鄰國寶記云寬正元年 庚辰 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瑛 奉書

日本國殿下

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鄰好自寡人即位承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於肆年前冬十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護軍李采實

齋大藏經一部法華經貳部金剛經拾柒部家解二部圓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二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峯禪要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宜

小鐘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伍部磬子伍事石灯蓋伍事鞍子一面諸緣具黑細麻布二拾匹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錦繡二拾匹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劬豹皮心虎皮邊獬皮裡座子一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花席一拾張滿花席一拾張滿花方席一拾張松子肆佰斤清蜜五斗表枕

偕

貴使秀珍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船則沉沒唯

貴使船得脫泊對馬島遣其船主與二郎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失茲用心測聊達事由儻

漂船獲到

貴境惟望

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胥涯岸亦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

行訪尋萬一偶泊存活

刷還為幸餘冀

為國珍畜

天順肆年三月二拾捌日

朝鮮國王李瑛

本朝通鑑云寬正元年崑山義統寄書朝鮮國畧曰雍河紀越能五州崑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統斯波義敏亦遣書朝

鮮畧曰左武衛源義敏

季瑣日錄云寬正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天龍寺僧堂造營為勸進被望申高麗勘合之事以寺家連署之狀披露之無子細被仰出也廿七日牛黃就天龍寺高麗之便宜可有進上之由可達于寺家之由伊勢守奉之即命于寺家也十二月二日牛黃被求于高麗國之事天龍侍衣來時命之前月廿七日被仰出事也三日天龍寺高麗國被遣之書并被求牛黃之事可載書之由奏于院主東岳和尚而白之

又云三年二月十二日天龍寺為僧堂勸進被遣使于朝鮮國其書中可被載之件々事有三箇條一曰建仁寺奉加一萬貫御禮謝之事二曰渡唐船建之事三曰自高麗國來朝之船遇颶風被損之事或謝于或說可諭之事書語可伸否之事伺之為然之由被仰出也就于書文

債先院主東岳和尚東岳又債集箴首座令斯文製仍伺此件々也廿九日自天龍寺被遣于朝鮮國之御書御印渡遣于天龍寺正使俊超西堂也依以前所伺之不及披露之也御印者德有鄰也御印即返于御倉

蜷川氏所藏寬正三年文書治部太輔殿天龍寺江御朝鮮國通信事委承候仍副書雖調進札案文清三位調進云々之近年當家多故先而代印子己令紛失由茲書尾不捺印此趣被達彼國重見授新印者向後秘重可用使節之往來也恐惶敬白

二月十七日

天龍寺侍衣禪師

季瓊日錄云寬正五年九月十二日天龍寺僧堂爲勸進以正副兩使遣于朝鮮國仍船頭致緩怠奪取財物可被處罪科之由以狀被申之

又云六年二月七日天龍寺求勸進于高麗欲歸朝忽船頭就借物致緩怠留彼船頭依用事入洛云々以次被召置之預究訣則爲幸之由自寺家訴之其趣天龍寺奉行飯尾兵衛大夫今晨於殿中諭此子細仍披露之可留彼船頭命于飯尾兵衛大夫也于時天龍寺出管於當軒共聞此命也十日天龍寺就于朝鮮國求勸進然船頭玉井致緩怠留財物仍被召置可有御尋之由寺奉行飯尾兵衛大夫與伊勢守評之今晨披露之

又云同年十二月六日南都金堂修理料被望高麗之船仍可被下御印之由以飯尾左衛門大夫前日被仰出也十七日南都金堂勸進高麗可被遣疏仍賜物次第以先規旨與飯左談之不及伺之

後土御門天皇文正元年又云七年正月廿二日南都金堂勸進就于朝鮮國求他緣仍疏文章可命之由以飯尾肥前守被仰出仍伺之可命之由被仰出也二月十六日南都宏福寺金堂爲修造求朝鮮國勸進之正使爲話柄造花一株而來謝也造花者櫻也朝鮮國疏之事者愚老以飯尾肥前守可命之由被仰出是故來告之廿八日南都興福寺金堂藥師寺勸進奉加被求于朝鮮國之疏其文者綿谷西堂製之奉懸于御目御印之事伺之朝鮮國被遣之疏御印者德有鄰也舊例也善鄰國寶記云文正元年丙戌遣朝鮮書綿谷制之

日本國 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遠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願必賜
愉容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名曰藥師比年墮壞風震雨凌殆泣龍象於是一
衆相與謀曰產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

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融圓副使宗禮等送諭其意償得

殿下之力百廢新一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也所謂淨瑠璃亦善鄰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龍集丙戌春二月廿八日

日本國 源義政

宗家譜云讚岐守貞國成職先是以峯鄉之內佐賀村爲對馬國府貞國始以與良鄉爲府而

居住日本國諸使船經對馬到朝鮮者貞國無不接待焉若無對馬島符書則朝鮮不受之詳

見申叔舟記按貞國繼家應仁元年也

異稱日本傳引東國通鑑云初上松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蘭書記來朝時我

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使爲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蘭於其中稍解

專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

五月受命而去庚寅及來壽蘭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二月自上松浦發向

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馳報國王遣兵迎之

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難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宗全于東

福寺國王方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二月受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

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蘭偕來壽蘭又言大內處書與

賜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綿谷從禪師行狀云丙戌歲製遣高麗書亂後又有可製高麗報書之命再三辭之此時傳高

麗書者東福門下僧也故華岳和尚寄書勸之而不聽焉庚寅歲又有此命辭之如前然宗箴

首座出入府中約以自今後不以此事煩而重督之迫于不獲已從命此雖細事出於謙讓又

不好名一端也

善隣國寶記云文明二年庚寅遣朝鮮書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弊邑多難事于軍旅百邑未復舊貫故無遑修鄰好匪慢也茲承

殿下蚤奉天休新踐寶祚不翹恩加封內矧亦矧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藏主特述馳賀之

忱兼謝間濶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請今後以此爲信不腆土冥具于別幅

采納惟幸仲秋稍涼以時保齋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 義政

本朝通鑑云文明二年伊勢守貞親遣書于朝鮮告國亂

異稱日本傳引東國通鑑云伊勢守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國王懷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畧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為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少依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收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細綿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豐且政親為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次助軍需令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

京華集云文明四年壬辰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印也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庚寅歲弊邑特遣專使蓋賀

新祥也今年八月使還

報書慇懃嘉賜多々無任感荷之至茲承前年屬弊邑艱虞號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求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為也必加囚禁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為驗可也又承物色所求珍禽

上國無之更煩搜索何賜過之抑弊邑有山曰高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毘首羯磨所造也主院事者告曰比年堂宇欽傾上漏下濕未奈之何苟無

上國之助安得復舊貫哉故今茲釋氏正球首座選諭情實其使百廢之地變成千萬億樂土在斯一舉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不典土宜具于別幅切希采納不宣

龍集壬辰冬十月三日

日本國源 義政 印也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日本國源 義政 印也 謹封

高麗書無可漏于直封其書耳 此書十六行

別幅

裝金屏風貳張

彩畫扇貳百把

長刀壹拾柄

大刀壹拾柄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事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壹箇附鏡

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印也

本朝通鑑云文明五年九月畠山氏副官人良心到朝鮮國依彼國執政之求記細川山名爭亂之大槩續善鄰國寶記

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衛門督源持豐國土一姓崇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藺兩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鬪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憂難圖遂爲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於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陣旣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幄中而急圍宮內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裡則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豐一黨中流失船亦如斯乎故

與持豐比面黨者舍甲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其降西軍忿怒含讎於勝元者倍萬於舊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心中實欲爲敵於君則縱雖有百萬之師天謀不可其遁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弑君之名况今彼等群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擊鼓之聲動天地者旣及七年以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弊何其以言語足說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燭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令降於東軍者十其七八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一兩年而亡者歟爰畠山左京大夫義勝初隨於從弟畠山右衛門督義就西軍去年之春國王密下詔不俟駕而就召由是越前越中能登加賀四州關塞旣開行旅自穩運糧於洛泊不異於平日北藩靜謐之功但在義勝之一舉故今忝官領之職云々

右草狀一通語言卑野句讀難分慚汗浹背實雖不足備於閣下之尊覽而通事人只通世語耳如是之大議以言語通者歟故記其大概奉呈

成化九年九月初二日啓

京花集云文明六年甲午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兩國往來不絕交修鄰好莫勝感幸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尙留滯上國日夜望其歸安否如何萬々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

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事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爲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況其餘乎但得使歸國耳今又以事通信

大明賴有

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爲驗或不論事者置我於嫌疑之地耶竊承上國之於

大明也封域連接聘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上國之賜孰加焉故以上官性春爲

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懇求垂

仁來納季秋霜冷若時

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日 又見善鄰國寶記

善鄰國寶外記云文明六年甲午

奉復

朝鮮國王李

妾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妾 奉復

日本國

王殿下

弊邑與

貴國世講交道及

王嗣業數遣使以申舊好在我

先王嘗一遣使介報聘中風沒竟未得達尋聞

貴國干戈不靖道路梗塞未復繼聘又

辱惠辭意殷勤副以

嘉祝信義兼篤感愧交切今聞

貴國朝野清夷然海路折竊向有未戢又不得即遣一介以答

厚意慚負往者稱細川伊勢兩氏之使皆假

王命來索兵費第念救患分災義所當急不假致疑於其間茲承

來諭乃知矯令所爲也來使且曰非止我

國王之使其稱諸大臣所遣而來者多類此仍以

殿下之意請符爲驗寡人亦以爲滄溟夙絕縱有纖僞未易究覆惟符可憑乃令以象牙作符十枚中分之將右畔就付回使留其左以爲他日之驗後當聘問之時必授符以遣

貴國大臣曾通信於我者如或有遣使亦且授符以杜欺誑豈非兩相幸哉所索西光院助緣弊邑近年連遭國恤歲又不登略備土產若干聊以表懷具如別幅照恕臘天寒酷珍重自愛不宣

成化十年十二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妾 白紙十半折之堅二尺橫五尺三寸五分也

別幅 十一折之卷之一折五行上押簡有野船歸時所酬日本而書之

正布五百匹 已下零之

整 白紙堅二尺橫五尺二寸一行折之

文明七年乙未

奉復

朝鮮國王李妾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來使未諳本意欲置而去故付使還送

照亮胡椒劑藥所需其種幸因

來使

寄與所冀

珍重自愛不宣

成化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朝鮮國王李 妾

京華集云文明十八年 丙遣朝鮮國書 二十三行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負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鏡板以行苟有所欲必求之

上國爲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迺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爲欲典矣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等堅首座等往諭其意儻得願七千藏以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捆載而歸善鄰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

采納仲秋漸涼若時

保重萬福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又見善鄰國寶外記

又云龍山文成驚公藏主以文學鳴於吾國風流士也文明十八丙午之載從國信使遊朝鮮國其意不

可挽也友社善於平日者惜其遠去皆有贈言況於予乎詩一首以餞行云

自是宗門司馬遷遠遊所歷幾山川清風明月詩千首請向三韓刻石傳

善鄰國寶外記云長享元年丁未

奉復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我弊邦誕鄰

貴國世修友好

王屢

遣使以達慇懃之誠我

先祖遣使報聘不幸因風變不達

王所自寡人承緒聞

貴國兵纏道梗且海寇尙熾久稽報聘今因

貴使備認

體履迪吉仍承

辱書副以

佳祝感愧交集

來諭大藏經諸處求索非一處存無幾重違

雅教轉成一件就付回使土產若干具如別幅伏希照領溥暑方酷

保重不宣

成化貳拾參年柒月

朝鮮國王李 婁

別幅

白紬綿細壹拾匹

人參壹佰觔

藍斜皮壹拾領

餘零之

大鏡鏡壹隻

右別幅與
端無印

同二年戊申

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維時霖雨既收暑氣漸酷想尊况佳安陋邦去歲之夏發專使求大藏經不知到貴境否此舉
泊無虛歲貪求之咎豈可免乎然而寬恕允之所以感愧也今又裁書付使者其意在來以朝
貢大明請因行李往來之便預為我奏達之幸甚往年有盧圓通事者遣之行命於貴國且告
以大明先容之事事已達矣封鄰舊好從來久也惟希鑒察不腆弊產聊表微忱
延德元年己酉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專使

惠書備請

雅履康裕仍受嘉祝感慰殊深

來示大藏經素有印本殆盡前此丙午歲僅得具帙以付回价今且重達

尊教遍索伽藍所儲卷帙聊表

謝忱土宜物件具如別幅幸

領納惟冀

珍嗇不宣

弘治二年玖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婁

同三年辛亥

遣朝鮮國書

兩國修好自古無怠至我先君益勤今寡人繼立故差釋慶彭首座佩國印獻書俾印新朝國

十九

事也仍告禪刹在筑前州曰妙樂關法寶者久矣願賜大藏全部補闕典何以加焉戊申歲所遣使者至此收回書并方物藏經等且諭卷帙索諸各寺轉成壹件復有此求意深憚之然而洋海遼絕屢聘間無他求以情恕之此外小珍禽數多以付回使幸甚不典土宜具如別幅伏希照領孟冬漸寒順時保重

奉復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海天遼濶

音問久疎今因

貴國使來迺知

新膺景命以正位號欣賀仍承

示以世脩鄰好

嘉祝稠重深以為感惟繼志述事孝之大者永堅此心終始不渝豈不美哉所

諭大藏經壹部并醜禽之類就付回价且將土產備如別錄惟

領納即辰向寒冀

順序調保不宣

弘治四年十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婁

別幅

弘治四年辛亥

大藏經壹部

婁

翰林五鳳集云朝鮮國貢珍禽

箕子提封風化裡異禽亦覽樂邦移雞林多歲占全樹不似扶桑惜一枝

瑞溪

村菴

碧霜紅雪刷雙翎隻影隨船渡百溟唯有天車曾識汝鳴江春雨樹冥々

按此詩時代不詳乃據前文姑取于

茲

善鄰國寶外記云明應六年丁巳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太守多々良義興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密聞

殿下開國以來治成制定故聞風瞻望以通往來者無虛歲也今遣通信使太白西堂正麟首座等謹啓僕治內豐之前州崇聖禪寺國初禪窟草創稔久而頽敗日隨雖有脩補之志綿力不覃故求舊復之成功於

貴國賑濟吾邦者莫如銅錢綿布等無悒壁之意再起正法於搏桑之西枚是亦貴國之盛化遠被遐邦之壹端也

上祝

聖壽萬歲次祈

社稷千秋仰荷

鴻庥謹

獻不腆之土產具備別幅遞

徹頰乞

昭亮餘冀

循時珍畜不宣

明應陸年十一月參日

大內多々良義興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多多良朝臣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緬想

動止嘉勝爲慰若曰我系出

貴國技藝百工靡非

貴國餘流左右相資其來已久唯關臂鷹之壯士翼發蹤指示者壹人見

貴領之爪之習學飲啄而回還惟

貴國仁庇重藉下國之壹端也不腆方物聊表微忱朱漆椀壹具朱漆方盤大小肆拾片摺扇

參拾柄切希

領納惟求餘冀

順序保畜不宣

明應六年拾月

大內多多良朝臣義興

右二篇疏語牧松和尚製之

本朝通鑑云明應八年正月征夷大將軍源義高遣書朝鮮國王曰我邦與貴國修鄰好也久

矣云々僧周麟作之

善鄰國寶外記云

日本國源義高 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我邦與

貴國脩鄰好也久矣以故聘問僅隔三兩年則弗克無間濶之情今遣釋正安首座以奉使命雅况康裕否境內安泰否我弊邑比年多虞不遑寧處佛宇僧廬殆廢壞矣雖是常有經藏之求聞煩於索搜且不求焉方物財布庶允使者之請愚及遐方德之至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惟時海陬雪消春色入棹自愛保重不宣

本朝通鑑云明應八年十二月源義高又遣朝鮮國王曰歲晚無它否云々僧周麟作之

善鄰國寶外記云明應八年己未

日本國源義高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歲晚無它否凡我發使修好必需藏經是何謂也我國伽藍皆安大藏為利民安國之寶以故昔者我先君按改需印板於貴國報書曰經板只是一本祖宗所傳不獲從命由是允以賜經為信從來久矣弊邑經丁亥亂各寺裏所安十之八九散失矣國人慊然今遣正龍首座以需之當有所開說貴境雖阻洋海造巨舶通交易者如駕輕就熟此乃德化之使然也我國多虞不遑接外賓聞治朝風有所慚焉且又求珍禽雖出戲玩思人愛鳥常情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冀照領天寒雪下順時保重不宣

明應八年己未月日

雞林拾葉卷之七

雞林拾葉卷之八

續善鄰國寶記云文龜三年癸亥遣朝鮮書周麟

日本國王源 義澄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海陬春遍水生風熟萬里一帆以寄音耗想

動止佳勝祝聖惟深仍告昔在文明六中午之歲貴國造象牙符十枚各分一半付我使者蓋為往來

之信也爾來當聘問之時次第授之獲避嫌疑不亦悅乎頃灾于府庫既失牙符僅存兩三枚

為之奈何故差釋周青首座為專使授其所造之一符往陳情實願更造新符以付回价然則

折舊符無復用焉海路遼濶縱有織偽未易窮覆惟符可憑思之凡我有聘問雖乞經藏念煩

索搜今不求之但方物件々許使者之所求弊邑仰惠感愧交集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

納不宣

龍集癸亥春參月 日

日本國源 義澄

永正三年丙寅大內義興遣朝鮮書
日本國防長豐筑肆州太守大內左京兆尹多多良朝臣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

下
密承

殿下威震海外道協天心僕雖處異域以同系之好無任屏營之至欽惟僕之西鄙赤間關有神廟號曰龜山創葺于今六百四十七年也厥神之靈顯分和光影於日月而吾朝一方之鎮護也而比年以來依國之多故不瓦不釘梁棟之傾斜柱礎之摧朽觀者靡不嗟惜也然則不憑

殿下扶助之力爭俾延宏舊構之基址矣蘇旃差通信使安中西堂聊表寸誠所獻菲瑣物件具別幅采納惟幸矣仰望

綿紬壹仟匹綿布壹仟匹付回使以全壞官再興之盤困者實鳧藻之悅億兆無窮之賜也龜之氣號不遮風雨龜之持號不中梁柱矣庶幾察僕之卑懷前契勿淪矣餘寒料峭春風未溫能自珍寄

永正參年二月十日

同年大內義興遣朝鮮書

大內左京兆多多良 義興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多多良朝臣義興重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伏以如先書所載僕譜系出于

貴國迄于今殆九百年之青黃山川草木厥色雖異祖宗之睦

殿下胸無一點之胡越

殿下亦顧瓜瓞偏如慈母於赤子以故年々疏書往來自佻為恒典也而近年之音耗凡疏書舊例而恩惠不腆寔僕之所怪也想必是使令之姦謀耶

仰希從今以往任上古之例蒙 恩賜者何幸大於此矣故遣專价宗梵首座選諭其意矣仍從景泰四年天順成化之際所 賜之疏帖三篇式進獻 謹為備

觀覽也頑銅伍佰斤貢納少旌遠情而已 伏乞

此留惟祈至祝

永正參年二月日

大內左京兆多多良 義興

異稱日本傳引慕齋集云答對馬島主宗義並

海途阻隔瞻覲無由難堪勤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款恪事無二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脩好久而不渝我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其道矣頃年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兇獷不顧國家卯育之恩不畏足下檢戰之威伺間作耗比比有之在丙寅九月倭船一艘犯全羅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劫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良輔等此非貴島

人則必居三浦者也。三浦之倭來投我土長子若孫安業而居，殆將百年，其便漁釣，通互市，以資衣食者，無非我祖宗綏懷之恩，而蠢爾無知之輩，忘恩背德，輒懷奸軌，撫之愈勤，稔惡愈甚。自^{永正元}甲子年後，連屢邊將又擅越關限，焚蕩民家，肆克無忌，至此其甚。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王者包荒之量，姑不與較，以開革而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則彼頑悍之徒，無所懲創，愈懷奸圖，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赦，則誠為憫惻。且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其出入行往，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循，苟留生齒，既眾，奸類之孽，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舉舊約，刷還餘戶，使彼我兩全。故前者併將此意，通書貴島使足下，究獲賊倭及屏邊將焚人家者，盡寘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刷還三浦倭戶，一依舊約，以絕奸賊交惡兩間之患。欲永世脩好，共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舉行，亦不通答，其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為尋常而不足聽歟，抑以通好我國為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足下苟不聽順在我，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虧在足下不遵先世輸誠款附之意，脫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奈失計乎。足下既不誠附，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戰，肆惡猶舊。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船一艘，犯慶尙道界，劫掠加德島，伐計民人殺害九人，刃傷八人。又於今年二月十一日，倭船五艘，犯全羅道界，劫掠濟州，供獻物船殺害四人，刃傷十一人。尋為本道節度使，要擊賊倭四艘，逃躲得去其一艘，為我所獲，斬十

七人頭，以獻此兩處作耗之賊，必皆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蔑主威，以至兇奸，一至此哉。我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天覆以貴島自先世，納志迄今不衰，深用嘉獎。但慮足下邈處荒遠，不能悉國家更新之化，且憫頑悍無知之徒，累違邦憲，恐終不能自保。故茲特遣禮賓寺正尹，毀輔前往貴島，申諭國家綏撫有加之意，且將搜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寘之於法。事項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戶等事，并諭足下，足下其體國家禮遇隆重之意，深思報効，宜亟施行，使奸慝永絕，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世無替，豈不美哉。惟足下審諒敬賜物件，詳具別幅，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承書得審雅履和勝，開慰書中所示，亦已備悉。國家綏懷遠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餽贖無闕，接遇之典，無不詳盡。邊吏若不奉行往來之際，屢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其罪固大，即已具由轉啓，推翰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慢法之罪，足下其體國家至意，開諭遠邇，益厲誠款，不勝幸甚。但來書以焚燒倭戶為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豈能不畏國憲而故令焚之乎。專是浦居倭人自相失火，後因私憤，擅越關限，焚我廬舍，而欲免己罪，修飾其辭，反歸咎邊吏，以誑足下。足下初既不能檢戰，後又傾信詐說，無奈過乎，設使邊吏無狀，焚蕩其戶，彼當申訴于朝，使治其罪，豈可冒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為國盡誠，檢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國家修其

鄰好爲來久矣待之以誠而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意也某等約船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齒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沒而代受圖書者往來猶舊此豈誠信之道故令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餘冀順序珍重不宜按以上二書蓋永正四年以後七年前之狀也

鎮西要畧云永正七年四月九日朝鮮之舟師與對馬相鬪沒落

宗家譜云能登守盛弘諡岐守 義盛男永正七年奉義盛命率兵攻朝鮮四月四日渡海攻落唐位山城不日又攻破江具度儀城其後進到熊川城下相戰朝鮮兵多集如雲圍盛弘盛弘兵大半討死盛弘亦戰死年三十一其精魂猶生同年六月朔乙酉其靈現於對州豐崎鄉高崎之濱云里民經營一社號高崎大明神其宮至今在焉

續善鄰國寶記云永正七年庚午大內義隆遣朝鮮書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大內多多良左京兆中大夫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曾參判 足下
恭惟

殿下文經協天郵黎首於万代武緯馭國鎮玉鑾於三韓同系不違異域勿隔至祝々々頃承吾邦西番鯨海有島號曰對馬矣平氏宗義盛采邑之地也以爲貴國鄰封年々舟楫之往

徠疏牒之消息辱蒙附庸恩惠巨多誰不敢欽羨焉乎雖然今春以來俄稱不庭之陰謀依是驍勇奸猾之士卒數侵貴國邊境云人欲耶天縱耶寔惟出于意外者也僕偶貴國瓜隄戮力官軍而討之必矣而尤而効則招罪於天者如何哉仍遣使于彼島咨寇掠之是非且復名字某爲正官人專要聞貴國良震之安否焉

殿下仰望今所獻疏牒之蕪辭併僕丹誠詳達

叡聰者繆舉尸祿之諺定一時消散歟然則仁厚之所及凶徒亦復于舊制而牽肉袒之羊有何疑也先聖不言哉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丁此時寧論強弱輸贏也畢竟傳和親之策于僧陰峯之空中錫則

殿下億兆之太平島中附庸之舊制僕攸庶幾也次晉呈菲瑣之物件具于別幅類所采納焉隆寒水結穆如春陽 能自珍畜

永正庚午仲冬日

大內多多良左京兆 義興

上書引合中

奉書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尹兼防長豐筑四州太守多多良義興謹封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異稱日本傳引慕齋集云公諱安國字國卿號慕齋

正德六年辛未夏日本國使朔中來公為宣慰使七年壬申夏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公為宣

慰使云々

答日本國使朔中師書按永正八年書也

承書具悉示意大內殿果遣重秋重益兩將禁戢奸猾則誠可嘉尚然事無形跡不合轉啓故禮曹難之足下又請於禮曹佐郎致書兩將慰勞其勞而佐郎示以人臣義不得私通書問不能奉依尊意今足下又以此意請於鄙僕誠懇之情僕所深知但人臣之義恪奉君命而已擅通簡札私致殷勤誠所不敢未得依示深以為恨幸冀亮至如對馬島敢背國家天地之恩叛亂悖逆若是其極雖千百億年義不可復通但以貴國專使來請足下亦以累朝舊勞善於使職欲遂君命之意出於至誠故國家有命云若盡誅叛亂之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如此特恩果由貴國信儀交好之力足下血忱籲天之功也事具國家所答書契中僕更何言以贅哉幸勿苛誚謹白

復日本國王書按永正九年書也下所引贈對馬書亦同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腆况千萬感荷况為弊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

隣信義之篤案增銘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違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為幸大矣矧敢望其和乎特緣去歲貴國專使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若能革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云者蓋為貴國阻勉不得已而為此語耳初非欲輕貴對馬也貴國即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舉不亦善哉為對馬者固當感幸弊邦之命長懾貴國之威率一島之眾盡捕逆類寘于顯戮縛其渠魁致諸轅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強勉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稱首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為代官儼然修書以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真魁惡也且其時亂興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淫害為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遺還者島至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况盛親雖自認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舉國快知其黯昧無實之情而顧因一紙之書飾枝蔓之辭欲我國不已疑不亦慢乎然則其實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為弊邑無不尽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良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患唯患不得與貴國交好之道而已若茲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絕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賦議于朝爭執于廷者舉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毗隸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能違國眾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

自在先祖世篤鄰好今者爲此一事再勞使价邈涉風濤請之勤懇厚意難拒姑勉從之然其對馬乖恩肆兇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咎予咸謂失舉寡人實涼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構兇逆禍我邊國寡人深愧德之不脩不得如虞朝之格頑苗寧暇爲耀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赤子之陷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黨惡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辨問乎縱使盛親非已所犯身爲一島代官管一島之事而被人偷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爲無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爲之計哉予既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所爲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祝重報畧祗懷漸颯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宣

通論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雅履清迪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正布二匹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浦第六船而知汝文資去惟照諒邇者足下洗心滌慮海禍圖新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三艘竊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劫本國商社五隻殺害人命尽掠載物件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雖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苟能尽心効忠痛戰群下勿得恣出少有所犯疊加誅罪誠信積孚威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犯我邊

誰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爲若此而猶望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眞之明刑以暴足下藩衛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勅一島嚴加檢戢毋俾縱惡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國家棄瑕優撫之恩

續善鄰國寶記

約條

- 一 館待有三例國王使臣爲一例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島受職人爲一例
- 一 國王使臣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事
- 一 對馬島歲遣船貳拾隻內特送船參隻合貳拾隻事
- 一 大船陸隻中小船各柒隻
- 一 對馬島主歲賜米大并壹百石事
- 一 受職人歲一來朝不得遣人事
- 一 平時受職人則免罪幸今不舉論
- 一 船有參等貳拾五尺以下爲小船貳拾陸尺柒尺爲中船貳拾捌尺玖尺參拾尺爲大船船夫大船肆拾中船參拾小船貳拾爲定額尺量船體又點船夫之數船夫雖多不得過定額

若不足則以點數給料事

一凡所遣船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來事

一對馬島主處依前例圖書成給著見樣於紙藏禮曹及校書館又置釜山浦每書契來憑考驗其真偽違格船還入送事

一無文引者及不由釜山者以賊論斷事

一過海料對馬島人給伍日糧島主特送加五日糧日本國王使臣給貳拾日糧事

一他餘事一依前規事

對馬島自古受朝鮮約條圖書船往來通用船數印符迄大閣征誅之前在島通信目錄此

中或有減却之船云按是約條即永正九年也

永正十三年丙子大內義興遣朝鮮書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々良朝臣義興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承聞

殿下法門金湯旌賢德於扶桑之日域

穆陵鈞軸扇帝威於中華之塞垣明月一天同風千里至祝々々想是海路隔絕柁桿往來綢

繆于寒暑鷁程在邇者乎方今隻船解纜令通信之符契而同系同軌相應相求矣辭旃選僧中謹厚之侶差光悅首座為專价矣聊陳僕指趣云所需豐之萬壽精舍二百餘載巍然于一方禪林也永正甲戌之孟冬罹丙丁災殿堂焦土矣陵遲蕪沒時哉敢乞

殿下

甄察僕 慨念也惠懷綏

恩義之篤慕施財信心之緣矣然則

再造頓復舊貫必矣

象胥狄鞮逾速合掌

查之須

奉違

殿下

清聰惟祈

舊例不腴方物員件

具于別幅允容為幸而已秋半澄清頰冀

因循保重不宜

維林合卷之二

永正十三年捌月 日

大内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々良

右疏語長州金山長福寺新命綱初

別幅

裝金屏風 三張

綵畫扇 二百把

長刀 壹拾柄

太刀 壹拾

大紅漆木草枕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事

蒔繪硯匣 壹箇

鏡臺 壹箇 附鏡

酒壺 壹隻

銚子提子 壹具

整

和漢合運云大永三癸未日本倭奴藤原中林等二起到朝鮮國寧波府發亂

京都將軍家譜云天文七年太宰大貳大内介義隆遣書於朝鮮

大内義隆記云都督在世ノ間ヨリ石見國大田郡ニハ銀山ノ出來ツ、寶ノ山トナリケ

レハ異朝ヨリハ是ヲ聞唐土天竺高麗ノ船ヲ數々渡レツ、天竺人ノ送物様々ノ其中

ニ十二時ヲ司ルニ夜ル晝ノ長短ヲチカヘス響ク鐘ノ聲ト十三ノ琴ノ糸トカサルニ

五調子十調子ヲ吟スルト老眼ノアサヤカニミユル鏡ノカケナレハ程遠ケレモ

リナキ鏡モ二面候ヘハカ、ル不思議ノ重寶ヲ五サマ送ケルトカヤ

異稱日本傳引慕齋集云公諱定國字國卿號慕齋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日本國使臣安心東堂等來公以禮判待之時日本馬島契辭俱不遜

公之答辭委備得中云々 安心東堂者 朝仲法孫也

答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清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官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伍

拾碩付回使惟領納但審覆辱書了無感戴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滿之語禮失敬順事犯悖

上誠所未喻駭訝殊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款効忠之不懈我朝撫恤不啻若慈

母之愛赤子實與寵婢之恩彌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

固當永與之絕不許復通為緣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懃懇不已隣好之義難於固拒龜勉副從
悖逆之徒縱許容寬恩接之典理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為約條固為永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
苟念前日之所為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踧踖之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况庚午
叛亂專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
事轉啓為難未敢承教前人則已矣自足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款無異先世之為者
國家嘉美恩待有加足下苟能効忠不已功懋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矩以已棄
之舊例為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効忠之實國家嘉悅畧有恩賚物雖不腆驛寵
之意未為不寓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淪肌知感戴祝無已
足下荷上寵賜未為不優不但不自榮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僻在海中素不習於
詩書義理之訓豈無賢知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為
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己深懷畏懼上以為是而褒獎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謙不居足下捕
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盡知而施犒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為也一度上達俾朝廷
知之足矣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
數有限足下苟能檢攝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紆濫之輩如金老古廷時
羅等害人作弊何敢若此之縱恣乎管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人虎兕出

押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為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
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之禮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
有弊愆重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亦
遣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值補倭叛亂未達而返實由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忠順
懃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祇在足下勉蹈先世之忠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罪在倭
人我國奸商潛相交通引惹為隱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份書告轉啓于上發
遣京官密極搜捕而責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不同捕其疑似訊鞫甚嚴備不得實獄事
蔓延斃於杖下者甚眾貴島之人難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竟深以未獲罪人而致辟
為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諸島要衝之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慮我國之所以厚於
貴島者不唯字小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托慈母又何懼於么麼
之海賊乎且審來書別幅歷舉去年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為言足下是言亦不為過
凡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款或因以交通有無資以生活何異於我之赤子以
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為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人及
格倭之類豈可保其書為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難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為無異
前日則或憑依漁釣採薪劫掠於海浦或潛結奸商昏夜於閭閻以致敲閩賊殺欺奪物貨或

托稱候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來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為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為此防範約條耳暫料之雖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是而久豈但為我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為貴島永固其好奚獨為我也足下特未審料之耳但其中貴島及日本聘船依舊例尺量後又復點人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奸濫縱惡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潛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潛來肆惡者乎况承足下懇懇之請商量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尺量船隻不復點人矣惟希亮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宣

續善鄰國寶記天正九年朝鮮國王贈足利義昭書云比於五年三承貴价云々但所示之事勢難承教而謂之愈勤不止一再寫恐左右之不思也事不至大關而可以機改則以吾兩國之無間當一言而決矣何至曉々往復有若不釋然者乎永祿六亥之書已尽其意今不必瀆告庶冀大王渙然而冰釋也國家深懲天文十三甲辰狗鼠之變熟講兩境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遣圍則蕪浦之路安得復開乎云々馬島密邇我邊未効捍衛頃年縱賊不救之罪固當見絕而特因大王之教至加歲遣五船德至濕也云々熙久借兵助寇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為我國之讎賊也今安得復許乎云々全文在下

和漢合運云天文十七戊申日本畠山源義忠遣使昌虎首座於朝鮮

宗家譜云或書云天文十九年庚戌十月對馬國宗貞盛五代孫貞秀渡朝鮮兵當論書取來云々

和漢合運云天文二十一壬子倭賊與大明客商等漂到朝鮮殺死人民

弘治元乙卯倭船六十餘艘寇朝鮮全羅道陷達梁殺兵

續善鄰國寶記云永祿十年丁卯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昭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鯨濤重阻瞻邇良勤茲蒙專价過海深寄委曲感荷不自勝書中縷々備悉 盛意但事理有難副者謹修如左幸 大王諒察為 大王畏 天時保傾心事大甚盛々々然朝聘以時禮

富自控豈待鄰國為之先容况天威咫尺義無私交雖欲轉奏亦且無辭理有不可勢亦難為願 大王察之八人之名書籍無微其中源義亦涉疑似以 大王厚望終不可負曾給圖

書似敦隣好不可援此並許七人累承 盛喻猶不敢承者有由然矣量缸有尺肇自正統標

在尺面人所共見准尺引繩量其大小實取其便非有他意今日新尺起於庚午繩索准於新

尺深恐未得其實也弊邦所守只是舊規 盛喻云々乃反致疑甚非兩國相好情義交孚之

十

道也卜馱之定事在先朝今在後嗣不可容議至於片數益修舊好永保終始是兩國之福也
不腆土宜具在別幅並惟照允隆慶元年六月 日

仙巢稿云劾西山老師翁所賜左扇記世人每操扇皆以右手而獨有喜之時必操以左手者

世謂之左扇底蓋倭人之諺也天正八今茲庚辰子奏使於朝鮮之日泊舟於對陽者數月于茲矣頃

日及霖雨初收舟師漸欲解纜予喜甚不覺展齒折西山師翁聞此事戲作左扇記賜予不亦

悅乎于時有筑人柴野又左衛門尉者性以歌舞而自負矣熟聞讀翁之文謂予曰今也左手

操扇者不可以一二計焉去歲之夏受舊太守之佳招始到此則邦人皆右手操扇今歲之夏

賀新太守之執政再到此則邦人皆左扇底也其有喜者不言而可知矣茲承翁頃奉太守之

命製遣朝鮮之書契太守不堪稱美潤其筆端則翁亦左扇底也於是吾省吾身吾亦其一數

也惟時近于祇園會故應歌舞之撰底群兒立以為師則開扇起舞教擊扇坐歌授之有人若

論四座之大夫則觀世入室寶生上堂金剛今春可坐廊廡之間乃是不左扇底乎吁邦人亦

左扇而旅客亦左扇也物以類聚者耶略又云天正庚辰就義調公悃請將航對馬島閏三月

十二日出冷泉泊唐泊齋後解纜發唐泊同申刻泊壹州坪浦同二十五日發坪浦到風本津

下舟宿能滿寺四月四日未刻解纜於風本寅刻到對州
群雞叫落月沉西阿對泉頭路欲迷小艇迎吾眾皆至燈籠點火兩人携

今茲庚辰遠使朝鮮解纜出冷泉亭者綠淨春深之日而掩蓬泊阿對泉者銀漢露垂之秋也

於是人人而熟箇々情親就中其尤厚者芥菴雅藏也明日又欲泛朝鮮不可無別語故綴

小詩留別雅藏云略九月初五日酉刻解纜於對府戌刻到南室浦于時有田調滿公携酒來

副官逸叟雅藏留船主大浦調幸公以六七八輩聚頭對酌七日已刻出南室浦酉刻泊住吉

瀨下舟以赴鴨居瀨之西光寺宿十一日辰刻離鴨居瀨申刻泊佐賀浦酉刻下船投宿於青

龍寺十一日已刻出佐賀浦過志多賀浦酉刻泊於越度浦戌刻下船宿鰐浦寶藏寺廿六日

風已東矣故解纜於渡頭以出者二三里而風又北矣於是回棹泊鰐浦

風及中流自北來布帆又向渡頭開始知鷗鳥忘機者不笑愁人去却回

逢開爐節

十月云來九月遷主人談食地爐邊養無名草煖無酒一束生柴煨羊烟

日午風自東北隅來舟師俄然解纜丑刻泊船於朝鮮之釜山浦則令公馳使來謝長途之勞

煩矣不面其使作詩遣懷云

夜半維船傍渡門令公馳使謝勞煩試聞蓬底遇人語或似倭言或漢言

天正八年庚辰就對馬島主義調公懇請使于朝鮮於釜山客館宣慰使大人携朝廷之黃封

酒賜海外之玄蘇等不堪感戴卒賦小詩奉呈閣下以聊謝恩義之萬一大蘇所謂醉裡狂言

醒可怯者乎也

吾師奉使入皇明忝剡黃封醉錦城聖代祇今同此賜兩朝恩澤一家榮維時十月

東萊令公大人亦應對客之撰來舉孟更酌不堪歡抃呈野詩一篇以洩醉懷云

芳聲難掩大蘇公昔賜黃封醉宋宮易地皆然今日宴三孟軟飽一恩風

十二日薄暮雪始下轉盼又晴其翌十三日早晨作詩呈副官逸叟雅藏督和篇云

終夜欲重蒙茸葉片時雪洒片時收翌晨早起開扉見山似愁人半白頭

官慰使大人賜宴於釜山浦者兩三回于茲矣卒賦小詩醉仁恩云

勝遊三日侍瓊筵遠客漸眠樽未眠其世雖殊其致一半醒半醉杜樊川

上京日近是以陪筵之次賦小詩留別東萊釜山之兩令公大人云

只須秉燭與君遊此去京師幾日留世事何人朝計夕不知來歲又逢不

廿日發釜山浦半里程而令公大人勸離孟又一里餘而東萊令公勸離孟且賜以二詩卒和

之

奉使遠帆千里開東萊縣裡暫徘徊別時且喜賜珠玉他日何忘勸酒盃游宴尤愁駒隙過

醉吟惡見兔輪推令公早奠慣陶令待我明年去却回

浦上潮平是去時京師有待寄君詩相逢草々又相別却恨客中光景移

戊刻到何月驛投宿與差使員大人對酌之次問余以景蘇梅岩二公之事卒作詩呈之

語各雖殊意不殊一床對酌一須臾相逢先問舊時客清話何宵又及吾

廿一日發兩月驛四里程到阿谷驛點心之次差使員大人賜詩卒和之

堪喜傳孟慰客情得忘桑城帝王城長途未熟初來客自是京師幾日程

廿二日發蔚山五里到仇老驛早飯又行二里到朝點心亥刻入慶州之納清堂投宿作詩

奉呈差使員大夫謝先導之勞云

路入慶州四日移火城明滅馬蹄遲暗中摸索知佳境似見曹劉沈謝詩

廿三日宣慰使大人遇祖母忌辰潔齋故延宴享於來月廿四日宴享之次宣慰使大人賜詩

卒和之

風流傳說日桑城識君名莫笑詩篇拙傾聽絃管聲他邦雖異語兩地共同情游宴任深夜

東岡待月橫

作詩奉呈宣慰使并慶州太守以遣醉懷云爾

若不宿緣爭對願宴遊終日忘鄉關莫言更尽一盃酒醉眼朦朧難見山

廿五日發慶州二里到牟梁驛早又往三里到阿谷驛點心與差使員大夫筆談之次作詩呈

之

長途任馬過雨笠又烟蓑兼恐別君日客愁無奈何

戊刻到永川投宿作詩奉呈宣慰使大人謝許要見慶州樓鐘之求云

要說此鐘誇舊粉摩挲醉眼見銘文楓橋夜泊愁眠客輪却今朝立馬間

廿六日已刻發永川驛到新寧縣投宿廿七日到義興縣與差使員大人筆談遂投宿廿八日

發義興縣到雪山驛點心之次作詩呈差使員大人

日本朝鮮知幾人君情何幸與吾親此榮豈是一生事仰問蒼天有宿因

卅日宴享之次作詩呈觀察使大人

客船繫在渡頭波又向長安信馬游宴何憂日將落武夫擁後魯陽戈

呈宣慰使大人

屢不呈詩不賜詩游程誰慰懶生涯相逢之處共吾醉昨日新知今舊知

十一月朔日發安東府到襄泉驛點心之次書題燕飛院石佛之偈報差使員以知吾宗之手

段云

昔雕盤石是何人似佛身而非佛身要見如來真妙相鉄槌擊碎作微塵

初二日午刻宴享之次作詩呈宣慰使大人

多情日夕撥相侔行則共行留則留君是縱醒吾可醉鄉愁和雨到心頭

賦五言一篇呈郡主

堪愧宴遊時不能酒與詩相逢情甚切莫道是新知

詩以留別差使員巴山趙公大人去云十一月初四日也

君向巴山我洛涯不知客路又隨誰低頭俯拭數行淚却恨相逢相別時

此日雨中午刻發豐基郡過竹谿馬上得詩呈副官雅伯

路過竹嶺幾時回蕭瑟朔風吹雨來雲擁群山看不見馬頭終日乏詩材

酉刻入丹陽郡遣興者一篇呈副官

路轉溪迴泥不乾笠簷蓑袂兩溥々星移物換丹陽郭皆送行舟今醉鞍

此日冬至作詩遣懷

正是一陽來復初漢官添線不曾虛客身却弄遊程見今日行過二里餘

未刻於郊原點心酉刻至黃江驛投宿於是堤川縣令求見余之詩卒書丹道陽中詩呈縣令

云

欵笠負詩心不閑丹陽郭此碧溪灣却嫌客路馬蹄疾滿目近山作遠山

六日及發黃江驛堤川縣令公石潭金老大人寄詩卒和之

過眼佳山不及追馬蹄澁處路如絲分吾一掬石潭水又與徐疑洗惡詩

馬上得詩

信馬經過西又東綠裝青笠白頭翁天翁疑是闕清境多少佳山烟雨中
宴席卒書

又

馬蹄今去入忠州又侍宴遊忘客愁強跨征鞍添脚疾自茲許我一孤舟
八日發忠州宿可興驛九日及發可興驛詩以留別差使員忠清道主人
對酌朝暉又夕晡多情數日未曾殊歸時若過來時路吾可問君君奈吾

十日於清心樓上宴享之次作詩奉呈州主并宣慰使大人

客路三千經幾州風光不共此鄉伴睡鷗比翼臥磯石飛雪無聲滿瓦溝
徠往人傾吳地笠徘徊誰掉剡溪舟宴遊忽是天晴好得月歸歟近水樓

呈宣慰使大人述所懷

宴遊終日忘吾邦遮莫暮鐘雲外撞簾幕翻風看澗水笠裝釣雪倚寒江
何圖萬里東來客相對千秋西嶺窓每賜詩文無不巧阿誰洛社與君雙

十一日發驪州五里於野間點心戍刻入楊根郡投宿十二日發楊根郡中路偶作呈宣慰使

大人

飛雪暗天兼夜齊不知南北又東西行臨虛墓沒狐跡閑過平路埋馬蹄
永叔那邊吟禁鶴蘇鄉何處泣看寒流凍合難移棹渡口暫橫舟一溪

申刻到奉安驛點心之次作詩呈差使員大人

彤雲點地失西東信馬經過深雪中暫坐驛亭回首見蒼髯曼作白頭翁

亥刻到平丘驛投宿十三日及發平丘驛作詩留別差使員大人

長途幸我獻詩遲昨見和篇忘懶淮今日慙慙休告別雪埋舊路去何之
按本書卷國都及歸路事皆闕今無

補所

續善鄰國寶記云天正九年辛巳朝鮮書

朝鮮國王季 桓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比於五年三承 貴价誠好之篤鯨濤莫碍感荷厚義但所 示之事勢難承 教而請之愈
勸不止一再竊恐 左右之不思也事不至大關而可以挽救則以吾兩國之無間當一言而
伏矣何至嚙々往復有若不釋然者乎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讀告庶冀

大王渙然而冰釋也國家深懲甲辰狗鼠之變熟講兩境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遣國則齊

浦之路安得復開乎量船之尺既刻正統年號用之又遇百年貴國之人無不目見而詳知則安得謂之新造也馬島密邇我邊未效捍衛頃年縱賊不救之罪固當見絕而特因大王之教至加歲遣五船德至渥也尙不知感反以船之大中小定限爲言島主之不自量也濼久借兵助寇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爲我國之讎賊也今安得復許乎兩國之信義雖堅而設險長算當謹於萬全舊路今不可復開也一時之情款雖至而先王定制不可以增損舊尺之用安敢改乎施恩有節事當慮後則船隻之有限不得不爾也交讎非直德不施怨則濼久之永絕勢所當然也揆之以情參之以義少無欠闕而

大王教之益力來使請之彌厲是必左右不以實聞而使之疑聞於我耳不然以大王之明察何至強人以不可爲之事乎若左右既以實口聞而大王猶執前意則是寡人無德可爭見疑於與國深可愧也既知其不可而猶欲強從則大王有脅持之失寡人斷以直之道開誠結好者豈如是乎前書想在願大王其復之幸甚且如二十人絕不通好亦在五十年之前遽即許待固無其名廷臣獻議皆以爲不可第念

大王悉使屢請而盛久等十二人則其名字或付於文籍之間其所見絕又不如濼久反側之比故特許造給圖書依例來朝曲副

大王至三之望其餘八人者前日之來朝事跡了不見於文籍故不得並許奈何餘冀載在國典行用已久中間有司不體法意任其自爲載物太重牛馬顛斃民不堪苦寡人聞之惕然特令申明而已非有新例起於今日國雖有疆界民莫非同胞

大王有聞亦必動念於斯矣濼浦開路彼此俱病當初截斷寔有深意今若一毀其防易生疑嫌引惹事端其爲鄰好之害不既多乎馬島船隻至加其五大中居多其待馬島德至渥也會不念此每憑貴价屢動德音願加二十不限大小多見島主之不知足也大抵交際之道信義而已善爲條約遵而勿失所以敦信義也若因一時之見一人之說輒視而輕改之則紛紛無定信義俱失何用約條爲哉茲者未副數事之教乃所以守兩國之約也其守兩國之約乃所以全兩國之好也久知

大王之意只在於守兩國之約全兩國之好而區區六事之從違曾不足爲鄰好之輕重敢盡布之惟
大王亮之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并惟 照領餘冀順時珍齎不宜

萬曆九年五月 日
同十二年甲申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昭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使价之來遠辱 惠書憑審 動靜康勝良用感慰且悉 貴國爲京極殿請給銅印 大王爲晴廣之意勤矣第念我先王因 貴國書契以幾內諸殿使送人等多有詐偽造送牙符十部于 貴國諸使往來特以爲驗則絕中間姦濫之弊伸兩國信義之孚者一牙符足矣不必更贅以銅印也然而重違

大王勸請之意茲命有司造了銅印一顆給付來使以弊方交鄰之大義且不敢孤 大王之教故也但自今以後本殿或不念兩國相信之美意徒以得印爲幸不稟諸 大王而往來自由則今日 大王之請適足以啓後來之弊而實非兩國之本意也惟 大王諒之餘祝願時萬福不宜

萬曆九年十一月 日

天正十二年甲申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昭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鯨海漫空瞻想徒勤京極使至獲奉札翰欣慰良深源晴廣銅印之賜事頗重難而徒以 大

王之請甚勤故不敢不從今承 來諭辭旨丁寧又欲敦兩國通信之義杜往來自由之路誠寡人之所樂聞也更願 大王申勅諸臣恪守條約禁止濫僞勿替國家綏遠之意以永鄰好於無窮千萬幸甚餘冀順序珍畜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柳成龍 奉復

日本國京城住京極江岐雲三州太守佐々木氏大膳大夫源公 足下

海价傳書憑審 履動佳勝欣慰何已所獻禮物轉啓收了書付土宜亦畧許賀并惟 亮察我 國家自來交鄰以義賞不虛施銅印之賜朝廷固嘗慎重而特以 足下率懷好音來請勤渠在我報答之典亦不可但已 異恩如此實出尋常 足下既知感激至形文字慕義之誠有足多者自此以往恪守封疆務以誠信自勵歲時往來悉遵條約奉以周施則國家將宜布德意益恢遠之道永保歡好於無窮矣足下其勉之不腆土宜白苧布貳匹黑麻布貳匹謹付回使餘冀 自玉不宜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仙巢稿與朝鮮歸客金公書云近來有平秀吉始不知何名身長田畝之間氣凌雲漢之外國王聞其爲人召授衣冠一日九遷領關白職而伐一百餘年不庭輩戰必勝攻必取六十六州

不日臣服矣於是海南諸島或遣使臣獻方物或付商客供地產可謂草木亦識威名者也一
朝命義智宗對馬守曰聞昔朝鮮差信使過海前有鄭叔舟後有申人稱美二使曰使哉使哉事猶在耳可尙
焉哉爾來日本雖差信使朝鮮關使者久矣汝速超海誘使復舊則可也是以己丑天正十七義智身自
超海余及調信亦從後廷議紛然不能速決翌年庚寅十八以義智爲南針黃金許三使過海又其
翌年辛卯十九余及調信護送三使超海同年秋八月歸國翌年壬辰果及大亂吁是誰愆乎二使
過海而鄰交不絕者久矣三使過海而鄰交已變者速也云々
又柳川調信肖像序云博陸殿下秀吉取六十六州置一握天正十五年丁亥讓職於令姪秀
次勇退稱太閤躬自征薩州於是舊府君義調遣居士請臣服太閤黜頭辱撫其背曰使哉使
哉非啻居士之榮而本島之華也府君割伊那郡賞其勞蓋以島之膏腴也太閤又命府君曰
今也日本歸一統請報朝鮮召賀使可也居士擁護今之府君義智到朝鮮傳國命日本嘉吉
初元辛酉申叔舟過海以來久絕信使故雖詰難之居士勵三寸之力誘黃金許三使賀一統
太閤感其忠奏于朝俾府君任拾遺侍中且賜居士以大夫之爵宗家創業以來未有今日之
盛惟時天正十八年庚寅也習年辛卯居士送三使再到朝鮮朝鮮又謝其勞以嘉善大夫之
爵可謂兩處化籠不亦榮乎
善鄰國寶後記云天正十八年庚寅朝鮮國通信正使黃允吉副使金誠一從事許茂等來聘

對州太守義智同伴景轍蘇長老相附五月着京都以大德寺爲旅館登聚樂城拜禮翌年正
月二日歸着于對州

朝鮮來書

朝鮮國王李 昭 奉書

日本國王 殿下

春候和煦

動靜佳勝 遠得

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鄰好恐道路溼海 使臣行李有淹滯之憂歟是

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

貴价遣黃允吉金誠一許茂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鄰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

在別幅庶幾

笑留

順序珍蓄不宣

萬曆十八年三月 日

朝鮮國王李 昭

別幅

良馬貳疋

大鷹子拾伍聯

鞍子貳面
諸緣具

黑麻布參拾匹

白綿紬伍拾匹

白苧布伍拾匹

青斜皮拾張

人參一百斤

狗皮心兒虎皮邊獐皮裡阿多介壹座

狗皮二拾伍張

豹皮二拾伍張

彩花席拾張

紅綿紬拾張

清蜜拾壹壺

白米二百碩

海松子陸碩

整

返翰

日本國關白 秀吉 奉復

朝鮮國王 閣下

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柳

本朝雖為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網廢世亂而不聽

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

臣也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

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

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慈孤獨故民富則財足土貢萬倍于古矣

本朝開闢以來

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生于世也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々久居此乎

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

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

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
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鄰盟也予願無他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
錄領納珍重保蓄不宜

天正十八年仲冬日

日本國關白 秀吉

信使贈答詩

席上偶占一絕呈

四禪道座博祭

西笑免立圖三
有節保惟否哲

通信正使松堂

杯中美酒他鄉味 案上奇花律外春

病客不辭成一醉 為緣賢主愛嘉賓

呈 四禪道翁 通信副使鶴峯

琳館清秋會主賓 儒冠參錯佛衣巾

此行如覺邦文厚 隨處團欒醉錦茵

又

書狀官山前

博陸功高仰玉宮 加威海內富才雄

時迎正使萬人敵 世有明君六合同

動靜起居餘聖業 詩文酬唱顯神工

朝鮮第一江山景 尽在佳篇句句中

次山前韻 從事官五山

紺殿玲瓏近紫宮 天開地亦薦奇雄

風生碧樹聲々別 雲尽青山面々同

水月襟懷機已息 烟霞氣色語還工

聖知蓮鉢龍溟潤 看取談玄若箇中

和正使韻 前龍阜見鹿苑承兌叟

古云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不合則夷狄為怨讎矣凡人執文盟亦在意合與意不合而已今也
吾

皇施仁澤於四海 相君敷文德於異域故天正庚寅秋之孟自朝鮮國有 華使雖地遠其

國隔舉杯賦詩親結交會傾蓋如故實以胡越作昆弟思何喜如焉依攀高詩玉韻述下情云

爾

松筠深處開詩席 一笑相逢好酌春
四海砥今太平日 獻酬共會遠方賓

欽奉塵

朝鮮貴使嚴韻

見相國楚衲周保

邂逅開筵接雅賓

碧梧風度洒鳥巾

有緣千里莫言遠

一日相逢陪玉茵

川八句一章謹次

山前之高韻

野釋承兌

遠近何圖會梵宮

高賓寔爲世英雄

歡顏相對思無別

鬱意已消情是同

雲路平均因國政

陰陽調順亦天工

他時猶約厚交義

山擔海盟一座中

綴川八句次

山前玉韻

周保叟

四面山圍古梵宮

而今何幸會英雄

朝鮮豪士詩雖異

日本野僧心已同

一座傾盃成爛醉

九天落筆顯書工

此身疑在清涼國

風掃炎塵松竹中

野詩一章奉押

朝鮮華使山前高韻

前慧峯永哲頓頌

遠山鯨波朝帝宮

見來盡萬世英雄

宴安懷與俗情異

邂逅回兼舊友同

容貌儼然倫正少

語聲難辨律詩工

扶桑六十朝鮮國

都在吾公掌握中

重贈

松堂

一向還知意味真

更投佳句見精神

人生海內同天化

願把心肝直置親

再贈

鶴峯

一葉庭梧涼氣新 奇遊莫恨後青春
彌天道力真難測 立地開花慰遠賓

雞林拾葉卷之八

明治十六年 九月廿四日御屆
同年 十二月一日出版
原書纂集人 故城保己一
人 甫喜山景雄
京 區西紺屋町九番地

128
3
96

新編拾遺集

123
2
96

